

析論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 複雜現象*

杜 佳 倫**

摘 要

閩語韻讀的歷史層次相當豐富，其中「上古層」超越切韻架構，且不分中古開合口及四等區別，不僅上古同韻部來源者多為同讀，又經常表現不同古韻部之間具同讀甚至多重同讀現象。本文即以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韻讀作為分析研究的對象，首先探討語言接觸過程中形成層次的機制與演變方式；接著運用修定的層次分析方法辨析閩語上古層的韻讀對應規則，尤其著重不符規則的其他韻讀，並以上古漢語韻部系統作為歷史參照，彙整其中複雜的異部多重同讀現象；然後兼從語言系統外部、內部兩種角度切入，詳細探討「異部多重同讀」的關鍵因素，從而釐清閩語上古層若干特殊韻讀所反映的接觸干擾及層次競爭變異；本文重要結論如下：

1. 閩語上古層有一類反映「古脂微祭同讀、古真文元同讀」的合口韻讀，該韻讀超越中古韻攝，反映上古脂微祭、真文元同部共讀的歷史音韻關係，並具有不分開合、不限等第、陰陽入緊密相應等重要結構特點。對古脂真部、古祭元部來說，該韻讀極可能來自受到楚地方音影響的稍晚層次。
2. 閩語另有一項古之脂佳、古蒸真耕同讀細音韻的過渡層次，對於古之蒸1等語詞及古佳耕部來說，該韻讀在音韻結構上反映「古之脂佳、古蒸真耕

2017年10月2日收稿，2018年3月30日修訂完成，2018年7月10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在2017年7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與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共同主辦的「第十五屆國際暨第三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發表，獲得與會學者有益的批評與建議，在此致謝。本論文是101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一部分延伸，感謝國科會經費資助，計畫名稱及編號是「閩語古合口韻類的歷史層次分析」（NSC 101-2410-H-110-063-）。

** 作者係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同讀」的閩地音韻獨特性，但韻讀表現上則受到層次競爭所帶動的類推性擴散變異影響，形成不合規則的特殊韻讀。

3. 閩語古真文元同讀層具有多項韻讀，一方面在歷史音韻分合關係上反映楚地方音合韻特點，另一方面在韻讀表現上則受到語言系統內部層次競爭而帶動相關音讀發生類推變異，遂造成 *un、*in（少數 *ən）等多重異讀表現。

關鍵詞：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層次分析、競爭變異

一、前 言

早前學者對閩語歷史分層的普遍看法，主要奠基於 Jerry Norman（1979）將閩語的歷史層次劃分為三個時間層：秦漢、南朝、晚唐，其後學者致力於耙梳閩語白話系統中「秦漢層」與「南朝層」的韻讀差異（梅祖麟 2001；吳瑞文 2007、2009、2010、2012、2014、2017；陳忠敏 2003、2006）；而梅祖麟、楊秀芳（1995）則是分析閩語的語法成分，在秦漢、南朝、晚唐之上，又析出先秦時期的「遠古層」，以及非漢語的底層影響。與此類看法較為不同的是，張光宇（1996）依據移民史文獻的紀錄，將閩語最早的層次判定為西晉時期，且有來自不同地域的移民，亦即閩語實際上包含了三個時間階段、四個語言層次：西晉中原東部、西晉中原西部、南朝江東吳語、唐宋文讀。

在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杜佳倫（2014a）結合歷史時間、地域空間與語言系統的實際相應關係，認為閩語的歷史來源至少可細分為五種：1. 非漢語底層、2. 上古漢語、3. 晉代北方漢語、4. 南朝江東方言、5. 唐宋通語。第一種非漢語的底層影響，與其他古漢語來源的表現相當不同，需要獨立討論；第二種上古漢語在空間上可能包括秦漢時期中原古漢語、吳楚方言等不同的參差來源，但因長久融合，未必能成系統地詳細區分；第三種與第四種歷史來源，引進西晉六朝時期南北地域相異的音韻系統，成為閩語相當重要的兩大層次；第五種唐宋通語的音韻表現則較為單純一致。就閩語的韻讀部分來說，該書析出四項音韻特點截然不同的層次系統，依據歷史音韻特點的聯繫，分別判定為：唐宋文讀層、南朝江東層、

晉代北方層以及上古層。其中最早的「上古層」，主要在上古漢語與古閩越語的接觸過程中形成，因此既反映上古漢語的音韻架構，又帶有古閩越語深刻的音韻干擾；亦即以上古漢語音韻為本體，又深受非漢語底層影響，發展出異於北方漢語的閩地音韻特性，此種音韻特性也繼續影響後來入閩的其他歷史層次。

本文承上述閩語韻讀層次的分析結果，專就「上古層」更深入探究其與上古漢語音韻之間的歷史關係，尤其著重辨析該層次「異部多重同讀」的現象。本文所謂「上古層」乃指該層次系統的音韻特點與音韻分合關係超越中古漢語，更接近上古漢語的音韻格局；改以上古漢語韻部系統作為歷史參照，又發現該層次往往具有「異部同讀」甚至「異部多重同讀」的複雜表現，恐怕需要再詳細析論大層次中多重小層次的來源。本文藉由語言接觸過程中形成層次（strata）的機制與演變方式，分別從語言系統外部移借與干擾、語言系統內部層次競爭與結構重整兩種角度切入析論此類複雜現象。以下第二節首先探討語言接觸過程中形成層次的機制與演變方式；第三節在閩語上古層韻讀對應規則的基礎之上，辨析若干不符規則的其他韻讀，並以上古漢語韻部系統作為歷史參照，彙整其中複雜的異部多重同讀現象；第四節兼從語言系統外部、內部兩種角度切入，詳細探討導致異部多重同讀的關鍵因素，從而釐清閩語上古層若干特殊韻讀所反映的接觸干擾及層次競爭變異；第五節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

二、層次的形成與變異

根據王福堂（2003）的研究，漢語方言的「語音層次」可以分為三類：底層、異源層次與同源層次。底層指的是古老的非漢語層次，異源層次指的是來自其他漢語方言的音韻系統疊置，這兩者均為語言接觸的產物；而該文所謂同源層次則是方言內部發生自源性語音變化所造成的音類疊置。本文分析討論的「層次」限定於語言外部接觸所引進的音韻系統疊加，不包括自源性音變所造成的同源層次；然而，透過語言接觸所帶入的層次，實際上也涉及語言內部的調整音變以及層次競爭所引發的結構

性重整演變；也就是說，層次的形成主要來自語言外部接觸，但層次的變異則深受語言系統內部結構的影響。

（一）語言系統外部接觸的音韻干擾與移借

層次既是語言接觸的產物，必然同時涉及「干擾」（interference through shift）與「移借」（borrowing）兩種變異方式（Thomason & Kaufman, 1988: 37-45）；閩語的豐富層次便是歷經不同歷史階段、多重時空來源的外地移借與本地音韻干擾而逐漸疊加，這部分可以參見杜佳倫（2014a: 464-470）對於閩語發展歷史中四次重要語言接觸的詳細討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認為閩語「上古層」的主體音系乃來自北方中原的古漢語與古閩越語之間接觸干擾所形成的「古閩漢語」；而楚地方音則是稍微滲透入閩的小層次。從歷史文獻紀錄來看，閩地原來居住閩族人，後遭遇南奔入閩的於越族而與之融合成「閩越族」，當時通行古閩越語；戰國時期無諸自立為閩越王，不久遭秦派兵進攻而廢去王位；後來無諸先助楚漢抗秦、又助劉邦擊敗項羽，漢高祖五年（202 BC E）「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自此無諸與漢王朝保持良好關係，積極吸收中原生產技術與文化，促進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無諸逝後，閩越接連出兵攻伐東甌、南越，與漢王朝關係逐漸變得緊張，元封元年（110 BCE），漢武帝派兵進攻閩越，最後閩越內部兵變，獻城歸順漢王朝，漢遷大批閩越族人至江淮間，閩越國滅，改立冶縣（黃啟權 2002）；東漢時期置東部候官，閩中設置五縣，其中四個在今閩北。閩越亡國、設縣後，漢人入閩更加頻繁，漢文化輸入更全面而深入，武夷山漢城遺址中出土陶器、筒瓦戳印、拍印瓦文已有許多漢文（多是中原姓氏）；出土鐵器具有中原工藝特徵；王宮布局具中原漢文化傳統建築特徵，大量運用瓦當筒瓦之類具鮮明中原風格的建築材料（徐心希 2002）；其中根據武夷山漢城遺址出土的文字，除個別保留閩越文字風格，其餘大量字體介於篆、隸之間，呈現過渡狀態，與西漢初期篆、隸並行一致；此乃反映當時閩越地區上層社會中正使用及推廣漢字、漢語，並逐漸成為當地主要的文字與語言（鄭國珍 2002）。據此，與閩地積極進行互動交流者乃來自漢王朝的古代中原漢語文化。

進而再從語言層次所呈現的結構面貌來看，閩語上古層的歷史音韻特點大致符應上古漢語音韻系統，惟高元音韻部，例如佳耕、脂真、侯東等韻部（*-i-、*-u-），進入閩地後因受古閩越語底層音韻干擾而發生元音央化、低化音變，遂與之、蒸、幽、中等韻部混同（參見第四節）；此明顯相異於上古楚方言「東陽、之幽、侯魚、真耕相協」等音韻特點（董同龢 1938；羅常培、周祖謨 1958），也與兩漢時期由楚方言率先帶動的「脂微合韻」（謝榮娥 2007）、「真文元音近」（魏鴻鈞、李存智 2014；魏鴻鈞 2016）等音韻現象不同。

表一 閩語「上古層」的語言接觸關係（古閩越族的角度）

	母語	第二語言	目標語言
古閩越族	古閩越語	古閩漢語	上古漢語

上古漢語與古閩越語之間的語言接觸關係如表一所示：單從古閩越族的角度來看，其母語是古閩越語，爲了溝通而學習的目標語言是來自北方中原、隨著政治文化力量南下的上古漢語，但真正習得的第二語言必然受到自身母語音韻習性的干擾，可以視之爲上古漢語的方言變體，姑且稱之爲「古閩漢語」，此種語言變體即成爲閩語上古層的重要成分。閩語上古層主要以音韻干擾作爲關鍵的接觸演變方式，而後來的其他歷史層次則是以移借、混融作爲主要的形成機制。本文討論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複雜表現，特別提出若干韻讀所含藏的古楚地方音特點，古楚地方音的接觸影響雖未形成具規模的層次系統，卻反映了與上古層主體音系（即上述古閩漢語）截然不同的歷史音韻特點，可視爲中古以前來自楚地方音影響的小層次。楚地方音與古閩地語言的接觸關係，大致有以下幾個不同時期的歷史材料證據：1. 今福建閩侯莊邊山出土了戰國時期的楚墓，該墓地明確反映楚漢文化特色，以及其與閩越文化之間的互動交流（《閩越文化研究》2002: 299-301）；據此，戰國時期隨著楚國勢力擴張，曾有楚人進入閩地生活，可能由此帶入古楚漢語，但當時閩地尚未積極漢化。2. 揚雄《方言》中記載最多的當屬秦晉方言與楚方言，由此可見楚方言與秦晉方言是漢代兩大強方言（謝榮娥 2016: 182）；而閩地與江西、江浙等地接壤，極可能藉由買賣、工藝交流而帶

入鄰近的吳楚方言（徐芳敏 2002: 154）；尤其是愈益強勢的楚方言，更帶動了兩漢音韻若干重要演變（謝榮娥 2007、2009；魏鴻鈞；李存智 2014；魏鴻鈞 2016）。3. 魏晉南北朝以後，受到東面江東方言、北面洛陽音的影響，楚方言與周邊強勢方言不斷融合，郭璞《方言注》反映不少楚方言詞進入通語與江東方言（謝榮娥 2016: 182-183），可見楚方言的影響更為擴大；閩地在接受江東方言時，可能一併帶進楚方言的若干影響。從歷史材料與相關紀錄來看，楚地方音與古閩地語言的接觸可能發生在以上三個歷史階段；進而從語言層次的歷史音韻表現來看，本文所討論閩語含藏的楚地方音特點「脂微祭同讀」、「真文元同讀」，應該較貼近兩漢以後的楚地音韻（參見第四節討論）。

表二 古閩漢語與古楚地方音的語言接觸關係

	母語	第二語言	目標語言
古閩漢族	古閩漢語（甲）	乙2	古楚地方音（乙）
古楚漢族	古楚地方音（乙）	甲2	古閩漢語（甲）

古閩漢語與古楚地方音之間的接觸關係，如表二所示：兩種語言的雙向接觸過程中出現了以楚地方音做為第二語言的乙2變體，以及以古閩漢語做為第二語言的甲2變體。從移借機制來看，隨著第二語言的出現，發生接觸的兩種語言開始溝通交流，母語通過第二語言從目標語言借入詞彙性成分，從文化詞彙到一般詞彙，接觸的程度如果長久密切，基本詞彙也可能發生移借。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詞彙雖是整個音節借入，但在語音形式上必然也受限於本地音韻習性而發生調整變化，可以細分為兩個階段：1. 與第二語言同步的借詞，例如古閩漢族雙語者從楚地方音借入的詞彙，語音形式與乙2一致，都經過調整、回歸等母語干擾過程；2. 經過母語音系「再調整」的借詞，例如古閩漢族單語者透過與其他雙語者交談所接受的借詞，語音形式上會重新調整得更符合古閩漢語的本地音韻限制。雖然借詞的語音形式經過調整改讀，但只要是在同一地點兩種特定語言連續保持接觸，相同來源的借詞一定都會保持與原來語言的規則對應關係，因而形成同一歷史來源的移借層次；然而，如果接觸的目標語言有所不同，再加上本地音韻習性也發生重大改變，其調整的方式與回歸的結果便有差異，就可能疊加不同歷史來源的多重移借層次；

閩語韻讀系統中的晉代北方層、南朝江東層、唐宋文讀層便是透過同樣的移借機制逐步疊加完成。

(二) 語言系統內部的層次競爭與結構重整

語言接觸過程中，某語言系統連續從外部移借大批詞彙並加以音韻干擾變化，遂在原來語言系統中疊加層次；然而，層次疊加後並非從此穩固不變，相異層次之間會發生競爭替代，長期且深度的競爭互動甚至會進一步引發語言系統內部的結構重整。所謂「層次競爭」可以細分為「詞音競爭」與「音韻競爭」兩種不同程度的變異方式。「詞音競爭」指的是以語詞為單位的音讀轉換，例如閩南方言「大學」一詞可以讀為文讀的 tai7 hak8，¹ 也可以讀為白讀的 tua7 oʔ8，或者前文後白的 tai7 oʔ8，這類「詞音競爭」是層次異讀的初步接觸階段；「音韻競爭」指的是以音類（聲、韻、調）為單位的音讀替代，例如閩東方言泰皆佳三韻的文讀 -ai 幾乎取代白讀 -ua（或 -uai），只有「瀨芥派」等字有白讀的遺跡，柘榮「瀨」保有 lua3 的白讀音，固著於地名「長瀨」，福安也讀為相應的 lo3，寧德「芥、派」兩語詞亦保有 kuo3、p^huo3 等相應白讀音，由於閩東部分方言點保有白讀遺跡，使我們可以推知閩東發生白讀 -ua（或 -uai）被文讀 -ai 大量替代的韻讀變異，這類「音韻競爭」是相異層次音讀經過長時間接觸互動而造成的深度變異，也因而形成聲、韻、調層次歸屬不一的混血音讀（王洪君 1992；楊秀芳 1993），增加層次辨析的困難。

相異層次的長期共處會引發競爭變異，這是語言系統將異質成分有序化的自然過程；而在重新整合的過程中，層次的競爭互動極有可能進一步帶動語言系統內部音變的發生。下面以閩語泰韻語詞文白韻讀的層次競爭所引發的音韻變異為例進行說明（杜佳倫 2014a: 495-499）。表

1 本文聲調標記符號為：陰平—1、陰上—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上—6、陽去—7、陽入—8。一般閩語陽上調多與陽去調合流，這時以「陽去—7」統稱；泉州陽上調獨立，而陰去與陽去箇讀調合流，這時以「陰去—3」統稱去聲調；閩北建陽、松溪有第九個調類，以9標示。又，方言語料若原文中採用的調號標示方式與本文不同，本文均已統一轉寫。

三檢視泰韻十二個常見例詞文讀 -ai 與白讀 -ua 的分布狀況，閩東、閩北的文白競爭結果完全相反：1. 閩東泰韻發生文讀韻 -ai 大量取代白讀韻 -ua（或 -uai）的競爭變異：相較於泉州、仙遊文白韻讀的層次分明，閩東福清、柘榮等地泰韻幾乎不見白讀 -ua 的分布，顯然文讀韻的競爭勢力強過白讀韻，白讀韻只剩零星遺跡。2. 閩北泰韻則發生白讀韻 -ua（或 -ue）大量取代文讀韻 -ai（或 -a）的競爭變異：建甌文白韻讀層次依然分明，但相較於閩南，白讀韻的分布比例較高，而松溪一地更是與閩東完全相反，泰韻幾乎不見文讀韻 -a 的分布，顯然白讀韻的競爭勢力反而強過文讀韻。

表三 閩語泰韻字群文白韻讀的層次競爭

泰韻	泉州		仙遊		福清		柘榮		建甌		松溪	
	ai	ua	ai	ua	ai	ua	ai	ua	ai	ue	a	ua
端系 (T-) (帶太泰大汰奈賴瀨)	6	3	7	3	6	0	8	1	2	5	0	7
精系 (TS-) (蔡)	1	1	0	1	1	0	1	0	0	1	0	1
見影系 (K-) (蓋艾害)	3	1	2	1	3	0	3	0	2	2	1	3
合計	10	5	9	5	10	0	12	1	4	8	1	11
百分比 (%)	67	33	64	36	100	0	92	8	33	67	8	92

閩東、閩北截然相反的層次競爭結果帶動兩地不同的音韻變異：1. 閩東其他來自古歌部的歌支韻與麻韻例字，恰好發生「-ua(i) > -ai」的相關音變，如表四所示，同樣讀為 -ua（或 -uai）的歌戈韻與麻韻例字，雖無文讀 -ai 的競爭動因，非唇音及非舌根音聲母的多數語詞卻也相應變讀為 -ai，乍看似乎具有語音條件，其聲母皆為舌齒音或零聲母，然而，有兩個問題無法清楚解釋：一是聲母的語音條件如何影響韻讀開口化，我們可以設想唇音及舌根音聲母本即容易與合口韻讀結合，相對來說舌齒音聲母則較不易，因而影響韻讀開口化，但零聲母條件下為何韻讀也是開口化？此外，倘若舌齒音與零聲母是影響合口韻讀開口化的重要語音條件，為何其他合口韻沒有相應的系統性表現？二是有幾個舌齒音例字並不運行「-ua(i) > -ai」的變化，例如「大」各地都一致讀為合口韻讀，而「拖」在福州、福清則是兩讀兼具，這樣看來語音條件的影響與限制並不是非常關鍵的音變原因。本文認為該韻讀變異與閩東泰韻文讀韻 -ai

大量取代白讀韻 -ua (或 -uai) 的層次競爭密切相關，大量韻讀 -ua 被 -ai 取代的力量擴展為閩東韻讀系統中的音變動因，連帶啟動歌麻韻的韻讀 -ua 也變讀為 -ai；也就是說，歌麻韻的韻讀變化動因來自於泰韻層次競爭的牽動，而其變化的過程則採取逐一擴散的方式，包括結構擴散與詞彙擴散，結構擴散指的是聲母條件影響這項韻讀變化的階段性，帶有合口徵性的唇音及舌根音聲母條件下，合口韻讀 -ua 尚未受到牽動，其他聲母條件下則已引發韻讀變化，並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多數語詞已經完成變化或處於兩讀兼具的自由階段。

表四 閩東-ua(i) > -ai相關音變

例字	中古	聲類	泉州	澄海	石陂	福州	福清	古田	柘榮	福安	寧德
			ua	ua	uai	uai/ai	ua/ai	uai/ai	ua	o	uo
破	1果-戈	P1	p ^h ua3	p ^h ua3	p ^h uai3	p ^h uai3	p ^h ua3	p ^h uai3	p ^h ua3	p ^h o3	p ^h uo3
磨 _{磨刀}	1果-戈	P1	bua5	bua5	muai3	muai5	mua5	muai5	mua5	mo5	muo5
麻	2假-麻	P1	muã5	mua5	muai3	muai5	mua5	muai5	mua5	mo5	muo5
我	1果-歌	K	gua2	ua2	fiuai5*4	ŋuai2	ŋua2	ŋuai2	ŋua2	ŋo2	ua2
大	1果-歌	T1	tua3	tua7	tuai7	tuai7	tua7	tuai7	tua7	to7	tuo7
拖	1果-歌	T1	t ^h ua1	t ^h ua1	t ^h uai1	t ^h uai1 [t ^h ai1]	t ^h ua1 [t ^h ai1]	[t ^h ai1]	t ^h ua1	t ^h o1	
籬	1果-歌	T1		lua5		[nai5]	[lai5]	[lai5]	lua5		luo5
沙	2假-麻	TS2	sua1	sua1	suai1	[sai1]	sua1	[sai1]	sua1	so1	suo1
倚	3止-支	0	ua2	ua2	uai2	[ai2]	[ai2]	[ai2]		[ai2]	[ai2]
紙	3止-支	TS3	tsua2	tsua2		[tsai2]	[tsai2]				

2. 相對於此，閩北泰韻則是反向由白讀韻 -uai (或 -ue) 大量取代文讀韻 -ai，這股力量連帶啟動的是哈韻發生「-ai > -uai」等同類變化。如表五所示，哈韻原來沒有 -uai (或 -ue) 的合口韻讀，然而閩北哈韻今讀卻有大量 -ai 與 -uai (或 -ue) 的變異現象，而且無法從語音條件提出適當的音變解釋；相較於閩東，我們認為此項韻讀變化動因正是來自於泰韻的層次競爭，白讀韻 -uai (或 -ue) 大量取代文讀韻 -ai 的力量，牽動哈韻也發生「-ai > -uai」的韻讀變化，其變化的過程同樣採取詞彙擴散的方式，目前還在持續變動當中，因此韻讀對應相當參差。值得注意的是，

閩北哈韻的「-ai > -uai」韻讀變異在松溪擴散最為厲害，石陂則僅有少數例詞發生變異，與此相應的是，松溪泰韻的層次競爭情形正是白讀韻幾乎完全取代文讀韻，而石陂的泰韻則是文白大致維持平衡狀態，由此可見閩北泰韻的層次互動力量，確實牽動著哈韻的韻讀變異情形。

表五 閩北-ai > -uai相關音變

例字	中古	聲類	泉州	澄海	福清	石陂	建陽	崇安	建甌	政和	松溪
			ai	ai	ai	ai	ai/ue	ai/uai	ai/ue	ai/ue	ai/ua
態	1蟹-哈	T1	t ^h ai3	t ^h ai3	t ^h ai3	t ^h ai3	hai3	hai3	t ^h ai3		t ^h a7
待	1蟹-哈	T1	t ^h ai6	t ^h ai6	tai7	dai3	lai3	luai3	tuε8		tua8
胎 _{文讀}	1蟹-哈	T1	t ^h ai1		t ^h ai1	t ^h ai1	hai1	hai1	t ^h ai1	t ^h ai1	t ^h ua1
耐	1蟹-哈	T1	nai3	nai6	nai7	nai7	nai7	nai7	nai7	nai7	nua7
來	1蟹-哈	T1	lai5	lai5	lai5	lai3	lai5	lai5	lai2	lai9	lua9
災 _{文讀}	1蟹-哈	TS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ue1	tsuai1	tsue1	tsue1	tsua1
才	1蟹-哈	TS1	tsai5	ts ^h ai5	tsai5	dzai5	lue5	luai5	ts ^h ai2	ts ^h ai5	
宰	1蟹-哈	TS1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uai2	tsue2	tsue2	tsua2
該	1蟹-哈	K	kai1	kai1	kai1	kai1	kue1	kai1	kai1	kai1	kua1
海	1蟹-哈	K	hai2	hai2	hai2	xuai2	xue2	xuai2	xue2	xue2	hua2
哀	1蟹-哈	0	ai1	ai1	ai1	ai1	ue1	uai1	ue1	ue1	ua1

此類由語言系統內部的層次競爭牽動相關音讀發生類推性變異(analogy)，而變異的過程則採取逐一擴散的方式，包括結構擴散與詞彙擴散，顯示層次互動與音韻變異之間確實具有某些相關性。我們將上述閩東、閩北方言因層次競爭引發類推性擴散變異的表現彙整如表六。本文四之(二)節將藉由此類層次競爭引發音讀類推變異的音變機制，為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複雜現象提出解釋。

表六 閩東、閩北因層次競爭而引發類推變異的機制

	白讀層	文讀層	閩東方言	閩北方言
泰韻	ua(i)	ai	層次競爭： 【ua(i)~ai，ai取勝】	層次競爭： 【uai~ai，uai取勝】
歌韻	ua(i)	o	類推變異：【ua(i)>ai】	
哈韻	oi	ai		類推變異：【ai>uai】

三、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辨析

(一) 閩語上古層的韻讀特點與對應規則

本文奠基於第二節所述層次形成與變異的觀點，運用經過修訂的層次分析方法（杜佳倫 2014b）來探究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複雜現象。方言語料的選擇上，本文主要以閩南、閩東與閩北三大次方言作為歷史層次的比較研究對象，各次方言分別選取三個代表方言點的語料進行對比分析，歸納閩語三大次方言之間的韻讀對應規則；各區選取的方言點及語料來源如下：

1. 閩南方言：泉州（林連通 1993）、漳州（馬重奇 1993）、澄海（林倫倫 1996）
2. 閩東方言：福清（馮愛珍 1993）、古田（方言志 1997）、柘榮（方言志 1995）
3. 閩北方言：建甌（方言志 1994）、建陽（李如龍 2001）、石陂（秋谷裕幸 2004）

本小節彙整杜佳倫（2014a）所分析的閩語上古層之韻讀特點與對應規則；第（二）小節詳細辨析另一組脂微祭同讀、真文元同讀的韻讀對應規則；第（三）小節辨析若干看似不合音韻規則的上古層相關韻讀。

根據杜佳倫（2014a）的研究成果，閩語韻讀可以大分為音韻特點截然不同的四個層次系統：唐宋文讀層、南朝江東層、晉代北方層以及上古層；其中上古層具有以下韻讀特點：1. 符應上古漢語陰、陽、入聲韻嚴整相應的韻部系統；2. 不論等第，同韻部共讀為一致的洪音韻或細音韻。這兩大特點使得上古層的歷史音韻結構迥然異於其他三項歷史層次。茲將閩語上古層的韻讀對應總表彙整如表七，閩南以泉州、漳州、澄海的韻讀為例，閩東以福清、古田、柘榮的韻讀為例，閩北以石陂、建陽、建甌的韻讀為例。對應規則 1-16 請參見杜佳倫（2014a）的詳細比較分析。

表七 閩語上古層的韻讀對應總表

	例字	上古韻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1	菜栽使滓 ^{滓渣} 眉獅屎臍 筵 ^筵 知壻	之脂佳同讀	ai	ai	ai	ai	ai	ai	e	e	ɛ
2	賊值 節蟲栗漆結 踢		at	at	ak	eʔ	eik	ɛk	e	e	ɛ
3	層 ^田 塍 鱗趁牽 煙瓶零星	蒸真耕同讀	an	an	aŋ	eŋ	eiŋ	ɛŋ	aiŋ	aiŋ	aiŋ
4	臭老蚤掃毒 ^{毒殺} 頭猴厚畫	幽侯同讀	au	au	au	au	au	au	əu	əu	e
5	毒 ^{白讀} 六目 讀角殼		ak	ak	ak	øʔ	øyk	æk	u	o	u
6	蟲 ^中 ² 紅巷重共	中東同讀	aŋ	aŋ	aŋ	øŋ	øyŋ	œŋ	əŋ	oŋ	ɔŋ
7	簪蠶含飲淋	侵	am	am	aŋ	aŋ	aŋ	aŋ	aiŋ	aiŋ	aiŋ
8	十粒笠汁澀	緝	ap	ap	ak	aʔ	ak	ak	e	e	ɛ
9	膽擔籃飴監	談	ã	ã	ã	aŋ	aŋ	aŋ	aŋ	aŋ	aŋ
10	蠟牒燂甲貼	葉	aʔ	aʔ	aʔ	aʔ	ak	ak	a	a	a
11	鵝蛇倚蟻艾	歌祭	ia/ua	ia/ua	ia/ua	ia	ie	ia	ye	ye	yɛ
12	獺熱舌揭 ³	祭入	iaʔ/ uaʔ	iaʔ/ uaʔ	iaʔ/ uaʔ	iaʔ	iak	iak	ye	ye	yɛ
13	線癩鱔健燃	元	iã/uã	iã/uã	iã/uã	iaŋ	iaŋ	iaŋ	yɪŋ	yeiŋ	yɪŋ
14	做蜈(諸)	魚	(a)	(a)	(a)	a	—	—	a	a	a
15	昨惡百拍箸	魚入	aʔ	aʔ	aʔ	a	aʔ	aʔ	a	a	a
16	相 ^{互相} 娘丈當	陽	ã	ã	ã	øŋ	øyŋ	œŋ	aŋ	aŋ	aŋ
17	喙槌水肥開 梯(跪吠)	脂微(歌祭) 同讀	ui	ui	ui	ui	ui	ui	y	y	y
18	塵伸韌 潘 ^{米湯} 船 ^白 拳 (前顫)	真文元同讀	un	un	uŋ	uŋ/oŋ	uŋ	uŋ	yɪŋ	yeiŋ	yɪŋ
19	面眠先 絹眩		in	in	iŋ	iŋ/eŋ	iŋ	iŋ	eiŋ	iŋ	eiŋ
20	屑骨脫捋刷	脂微祭同讀	ut	ut	uk	uʔ/oʔ	uk	uk	y	y	y

(二) 上古層脂微（歌祭）同讀、真文元同讀的韻讀辨析

本小節詳細辨析表七的韻讀對應規則 17-20，這項韻讀乃反映古脂微（歌祭）同讀、古真文元同讀的音韻分合關係。以下分別進行分析與討論。

1. 古脂微（歌祭）同讀（陰聲韻）（對應規則 17）

表八 閩語古脂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對應詳表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古脂微(歌祭)同讀（陰）				ui	ui	ui	ui	ui	ui	y	y	y
A	肥	微	3止-微	P	pui5	pui5	pui5	pui5	pui5	pui5	py3	py5	py3
	癩 癩子	微	3止-微	P	pui3	pui3	bui3	pui3	pui3	pui3	py3	py3	py3
	鬼	微	3止-微	K	kui2	kui2	kui2	kui2	kui2	kui2	ky2	ky2	ky2
	貴	微	3止-微	K	kui3	kui3	kui3	kui3	kui3	kui3	ky3	ky3	ky3
	櫃	微	3止-脂	K	kui3	kui7	kui7	kui7	kui7	kui7	ky7	ky7	ky7
	槌	微	3止-脂	T2	t ^h ui5	t ^h ui5	t ^h ui5	t ^h ui5	t ^h ui5 tui5	tui5	t ^h y3	hy5	t ^h y3
	喙 嘴	微	3蟹-祭	TS3	ts ^h ui3	ts ^h ui3	ts ^h ui3	ts ^h ui3	ts ^h ui3	ts ^h ui3	ts ^h y3	ts ^h y3	ts ^h y3
	水 白讀	脂	3止-脂	TS3	tsui2	tsui2	tsui2	tsui2	tsui2	tsui2	sy2	tsy2	tsy2
	屁	脂	3止-脂	P	p ^h ui3	p ^h ui3	p ^h ui3	p ^h ui3	p ^h ui3	p ^h ui3	p ^h y3	p ^h y3	p ^h y3
	吠	祭	3蟹-廢	P	pui3	pui7	pui7	pui7	pui7	pui7	by7	(pɔi7)	py7
B	跪	歌	3止-支	K	kui6	kui7	kuī6	kui7	kui7	kui7	gy7	ky7	ky7
					ui	ui	ui	ui	(i)	(i)	(i)	(i)	(i)
	幾 幾個	微	3止-微	K	kui2	kui2	kui2	kui2	(ki2)	(ki2)	(ki2)	(ki2)	(ki2)
	衣 胎盤	微	3止-微	0	ui1	ui1	ui1	ui1	(i1)	(i1)	(i1)	(i1)	(i1)
	氣 白讀	微	3止-微	K	k ^h ui3	k ^h ui3	k ^h ui3	k ^h ui3	(k ^h i3)	(k ^h i3)	(k ^h i3)	(k ^h i3)	(k ^h yɛ3)
C	豨 豬	微	3止-微	H							k ^h y1	k ^h y1	k ^h y1
					ui	ui	ui	ui	ui	ui	(ye)	(ye)	(ye)
	開 白讀	微	1蟹-哈	K	k ^h ui1	k ^h ui1	k ^h ui1	(k ^h uoi1)	(k ^h uoi1)	k ^h ui1	(k ^h ye1)	k ^h y1	(k ^h yɛ1)
	饑 餓	微	3止-微	K	kui1	kui1		kui1	(kuoi1)				(kyɛ1)
	魏	微	3止-微	K	gui3	gui7	gui7	ɲui7	ɲui7	ɲui7	ɲy7	(ɲye7)	(ɲye7)

- 2 平聲調的「中」在漳州、福清分別保有相應的韻讀 taŋ1、tɔŋ1。根據《廈英大辭典》著錄，漳州將「中央」一詞讀為 taŋ1 ŋ1，廈門讀為 tion1 ŋ1（Douglas 1873: 474）。
- 3 閩語指稱「舉抬」動作的語詞，閩南讀為 giaʔ8 或 kiaʔ4，閩東讀為 kiak8，該語詞應聯繫為漢語詞「揭」（參見楊秀芳 2014），上古音歸屬祭部入聲。

					ui	ui	ui	(oi)	(oi)	(oi)	(o)	(ui)	(o)
D	腿	微	1蟹-灰	T1	t ^h ui2	t ^h ui2	t ^h ui2	(t ^h oi2)	(t ^h oi2)	(t ^h oi2)	(t ^h o2)	(hui2)	(t ^h o2)
	雷	微	1蟹-灰	T1	lui5	lui5	lui5	(loi5)	(loi5)	(loi5)	(lo3)	(lui5)	(lo3)
	堆	微	1蟹-灰	T1	tui1	tui1	tui1	(toi1)	(toi1)	(toi1)	(to1)	(tui1)	(to1)
	碎	微	1蟹-灰	TS1	ts ^h ui3	ts ^h ui3	ts ^h ui3	ts ^h ui3 (ts ^h oi3)	(ts ^h oi3)	(ts ^h oi3)	(ts ^h o3)	(t ^h ui3)	(ts ^h o3)
	推	微	1蟹-灰	T1	t ^h ui1 (t ^h ə1)	t ^h ui1 (t ^h e1)		t ^h ui1 (t ^h oi1)	(t ^h oi1)	(t ^h oi1)	(t ^h o1)	(hui1)	(t ^h o1)
E	梯	脂	4蟹-齊	T	t ^h ui1	t ^h ui1	t ^h ui1	(t ^h oi1)	(t ^h ai1)	(t ^h ai1)	(t ^h o1)	(hoi1)	(t ^h i1)

Norman (1981) 主要依據閩北方言音讀將「槌水跪喙」、「衣幾氣」、「開饑」分成三組對應規則（即表八的 A、B、C 三組），分別構擬為 *yi、*ui、*yəi；該文運用歷史比較方法構擬原始閩語，較著重縱向演變方式（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陳忠敏 2013），因此將閩北方言與其他次方言相異的音讀一律視為反映原始韻讀本即不同，故據以構擬三項相異的原始韻讀。然而，本文運用經過修訂的層次分析方法（杜佳倫 2014b），改從橫向滲透的觀點提出閩北方言相異韻讀乃來自其他層次替代所致：

（1）B 組語詞「幾衣氣」在閩北韻讀為 i，應屬文讀層的全面替代，此相應於閩南、閩東方言「幾衣氣」等語詞除了有白讀韻 ui，也有文讀韻 i 的異讀表現；此外，閩北方言將同屬微韻開口、指稱豬的「豨」一律讀為 k^hy1，可見微韻開口語詞在閩北確實也有讀為 y 的白讀韻，保留在「豨」一詞，而其他語詞則多被文讀韻 i 取代。（2）C 組語詞「開饑」在閩北方言雖有讀為 ye 或 yɛ 者，實際上閩東、閩北的對應相當參差，閩東或讀為 uoi、閩北或讀為 y，很難成立 ui-ui-ye 的嚴整對應規則；根據該類語詞的參差對應，本文傾向認為閩東方言讀為 uoi、閩北方言讀為 ye/yɛ 者，應為另一項微歌祭同讀層次（參見表九）⁴ 的橫向滲透，該韻讀

4 表九、表十兩項韻讀的層次分析請參見杜佳倫（2014b），這兩項韻讀除了呈現「古微歌祭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還有兩大音韻特點需要特別注意，一是「等第有別」，同讀者只限 1、3 等字，古微歌祭的 2、4 等字並不與之同讀；二是「開合口有別」，同讀者只限於合口字，古微歌祭的開口字並不與之同讀。根據這兩大音韻特點，本文認為這兩項層次所反映的歷史時間範圍，並非上古時期，而是同韻部等第及開合

即在閩東讀爲 uoi/ ue、在閩北讀爲 ye/ye；除了「開饑」，⁵ 閩北另有其他古微部語詞也發生同樣的層次替代，例如「魏」在建陽、建甌讀爲 ɲye7 或 ɲye7，「氣」在建甌讀爲 k^hye3。（3）據此，本文認爲 A、B、C 三組語詞應合爲同一項古脂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層次，原始閩語構擬爲 *ui；但目前能掌握的歌祭兩部語詞較爲稀少，古祭部有一語詞「吠」、古歌部有一語詞「跪」也讀同這項韻讀。

表九 閩語古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對應表（3等陰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ə	ue	ue	uoi	uoi	ue	ye	ye	ye
飛 _{白讀}	微	3止-微	P2	pə1	pue1	pue1	puoi1	puoi1	pue1	fiye5	jye1	ye2
被 _{白讀}	歌	3止-支	P1	p ^h ə6	p ^h ue7	p ^h ue6	p ^h uoi7	p ^h uoi7	p ^h ue7	(p ^h o1)	(hui3)	p ^h ye7
吹	歌	3止-支	TS3	ts ^h ə1	ts ^h ue1	ts ^h ue1	(ts ^h oi1)	(ts ^h oi1)	ts ^h ue1	ts ^h ye1	ts ^h ye1	ts ^h ye1
稅	祭	3蟹-祭	TS3	sə3	sue3	sue3	suoi3	suoi3	sue3	syey3	syey3	syey3
歲 _{白讀}	祭	3蟹-祭	K-心	hə3	hue3	hue3	huoi3	huoi3	xue3	xyey3	xyey3	xyey3
髓	歌	3止-支	TS1	ts ^h ə2	ts ^h ue2	ts ^h ue2	(ts ^h oi2)	(ts ^h oi2)	(ts ^h oi2)	syey2	syey2	syey2
脆	祭	3蟹-祭	TS1	ts ^h ə3	(ts ^h e3)		ts ^h uoi3		ts ^h ue3	ts ^h ye3	ts ^h ye3	

表十 閩語古微歌同讀的韻讀對應表（1等陰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ə	e/ue	o/ue	oi/uoi	oi/uoi	oi/ue	o	ui	o
退 _{白讀}	微	1蟹-灰	T	t ^h ə3	t ^h e3	t ^h o3	t ^h oi3	t ^h oi3	t ^h oi3	t ^h o3	hui3	t ^h o3
晬 _{週歲}	微	1蟹-灰	TS1	tsə3	tse3		tsoi3	tsoi3	tsoi3		tsui3	tso3
罪 _{白讀}	微	1蟹-灰	TS1	tsə6	tse7		tsoi7	tsoi7	tsoi7	dzo3	lui3	tso8
螺	微	1果-戈	T	lə5	le5	lo5	loi5	loi5	loi5	so3	sui5	so3
蛄	歌	1果-戈	T	lə5	le5	lo5	loi5	loi5	loi5	so3	sui5	
坐 _{白讀}	歌	1果-戈	TS1	tsə6	tse7	tso6	soi7	soi7	soi7	(tsuai1)		tso7
配	微	1蟹-灰	P	p ^h ə3	p ^h ue3	p ^h ue3	p ^h uoi3	p ^h uoi3	p ^h ue3	p ^h o7		p ^h o3
妹	微	1蟹-灰	P	bə3	bue7	mue7	muoi3	muoi3	muē3	mo7	mui7	(mē7)
回	微	1蟹-灰	K	hə5	hue5	hue5	huoi5	huoi5	xue5	ho5	xui5	xo3
火 _{白讀}	微	1果-戈	K	hə2	hue2	hue2	huoi2	huoi2	xue2	xo2	hui2	xo2
裸	歌	1果-戈	K	kə2	kue2	kue2	kuoi2	kuoi2	kue2	ko2	kui2	ko2
果 _{白讀}	歌	1果-戈	K	kə2	kue2	kuē2	kuoi2	kuoi2	kue2	裹xo2	xui2	ko2

口已漸次區別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 5 不過，如表九所示，該韻讀絕大多數只出現在 3 等韻語詞，「開」為 1 等韻語詞卻也零星讀為該韻讀，我們暫時將之視為特殊韻讀表現。

除了表八的 A、B、C 三組語詞，本文認為另有 D、E 兩組語詞也參差反映這項韻讀。(4) D 組語詞「腿雷堆碎」在閩南韻讀為 ui，閩東韻讀為 oi、閩北韻讀為 o/ui，對應看起來相當嚴整，Norman (1981) 將之構擬為 *uai，⁶ 但也發現這項韻讀對應規則只出現在舌齒音聲母條件下，實際上也只限於中古 1 等灰韻。我們進一步擴大比較其他語詞：「碎」在閩東福清有一讀 ts^hoi3，另有一讀 ts^hui3；而「推」在閩南有一讀 t^hui1，意指徒手或用藥油輕輕推揉的動作，又有一讀 t^hə1/t^he1，意指推辭；福清「推」也有兩讀，t^hui1/t^hoi1；本文根據這類參差對應與異讀表現，傾向認為閩東讀為 oi、閩北方言讀為 o/ui 者，應為另一項古微歌同讀層次（參見表十）的橫向滲透；如表十三所示，「腿雷堆碎推」在閩南及福清讀為 ui 者，應與 A、B、C 三組語詞同樣反映古脂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層次（甲），而在閩東讀為 oi、閩北讀為 o/ui 者，則屬另一項古微歌同讀的相異層次（乙），從其語詞分布來看，（甲）、（乙）兩項層次韻讀的交集主要發生在古微部合口語詞，且以 1 等的舌齒音語詞居多，因此這類橫向滲透所造成的參差對應確實也只限於中古 1 等灰韻舌齒音聲母條件。

表十一 閩語古脂微同讀、古微歌同讀的橫向滲透機制

層次	語詞分布	例詞	閩南 (泉州)	閩東 (福清)	閩北 (石陂)
(甲) 古脂微 (歌祭) 同讀	1.3.4等，開合口	肥屁梯槌喙水 鬼開	ui	ui	y
			↓		
【甲乙橫向滲透】	1等灰韻舌齒音語詞	腿雷堆碎推	ui	ui~oi	o
				↑	↑
(乙) 古微歌同讀	多1等合口舌齒音語詞	退碎坐 (推)	ə	oi	o

(5) E 組語詞「梯」在上古歸屬脂部，中古歸入蟹攝 4 等開口齊韻，閩

6 Norman (1981) 主要依據「雷腿堆對」四個語詞的韻讀對應規則而構擬為 *uai；該文另外依據「磨我破大」四個語詞的韻讀對應規則，構擬另一個三合元音韻母 *uai。

南方言一致讀爲 ui，顯然不合於中古齊韻開口的規則讀法，但符合上古脂微同讀的韻讀表現；至於閩東、閩北則表現相當參差，閩東福清、閩北石陂將該語詞讀爲表十的白讀韻 (oi/o)，閩東古田、柘榮則將該語詞讀爲表七所列古之脂佳三部同讀的陰聲韻（對應規則 1），閩北建陽、建甌則將該語詞讀同爲齊韻的文讀韻 ɔi / i，例如「米 (mɔi5-mi3)、第 (lɔi3-ti8)、妻 (tʰɔi1-tsʰi1)」。

這項韻讀的語詞分布，以中古音韻做爲歷史參照來看非常參差，除了中古的止攝合口韻，還包括：蟹攝合口韻、止攝開口微韻、蟹攝開口 1 等哈韻、4 等齊韻，其所反映的歷史音韻關係顯然超越了中古漢語。改以上古韻部做爲歷史參照來看，多數語詞來自古微部，另有若干古脂部語詞，以及零星歌祭部語詞，除了反映古微部語詞不分開合的韻讀層次，⁷ 更重要的是古脂微（歌祭）同讀的歷史音韻特點，特別是後來中古時期進入蟹攝開口韻的「開、梯」二詞，前者爲 1 等語詞，後者爲 4 等語詞，在閩南都讀爲 -ui，由此可見這項白讀除了反映「古脂微（歌祭）同讀」，還具有不分開合、不限等第的重要結構特點，本文據以認爲這項層次所反映的歷史時間應屬上古層。

7 上古漢語微文等韻部擬音雖然亦為央元音 (*əɖ/*ət/*ən)，但閩語古微文部字群的韻讀幾乎沒有與佳耕、脂真、之蒸等韻部同讀低部元音的系統性表現，其今讀多帶有合口徵性，韻讀演變方式明顯與之蒸部、侵緝部等上古擬音同為央元音的韻部非常不同，我們推測古漢語微文部韻讀進入閩地後其元音徵性即偏向合口，這可能是閩地的調整，也可能是上古漢語系統中微文部的元音徵性本就帶有較多圓唇特徵。龔煌城（2000）即認爲上古漢語微文部及侵緝部有一部分來自原始漢藏語的 *-u- 元音，其中侵緝部「*-u- > *-ə-」的變化乃受到韻尾辨異作用的制約，但微文部「*-u- > *-ə-」的變化卻沒有清楚的制約條件，很可能上古漢語系統中微文部的元音徵性仍然傾向合口，因此古微文部變入中古合口韻者佔絕大多數，遠超過變入開口韻的部分；而進入閩地的古微文部韻讀可構擬為 *ui/*ut/*un，此乃主要元音徵性為合口，同樣不帶介音成分。

2. 古真文元同讀、古脂微祭同讀（入聲韻）（對應規則 18-20）

表十二 閩語古真文元同讀的韻讀對應詳表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古真文元部四等同讀I				un	un	uŋ	uŋ/oŋ	uŋ	uŋ	yiŋ	yeiŋ	yiŋ
塵	真	3臻-真	T	t ^h un5	t ^h un5							
陣	真	3臻-真	T	tsun3	tsun7	tsuŋ7						
伸 _{伸手}	真	3臻-真	TS3	ts ^h un1	ts ^h un1	ts ^h uŋ1				syiŋ1		syiŋ1
韌	文	3臻-真	日	lun3	lun7		noŋ7			nyiŋ7	nyeŋ7	nyiŋ7
潘 _{米湯}	元	1山-桓	P	p ^h un1	p ^h un1	p ^h uŋ1	p ^h uŋ1	p ^h uŋ1	p ^h uŋ1			
旋 _{去聲}	元	3山-仙	TS	tsun6	tsun7		soŋ7					
船 _{白讀}	元	3山-仙	TS	tsun5	tsun5	tsuŋ5	suŋ5	suŋ5	suŋ5	fiyiŋ5	fiyeŋ5	yiŋ2
拳	元	3山-仙	K	kun5	kun5	k ^h uŋ5	kuŋ5	kuŋ5	kuŋ5	kyiŋ3	kyeŋ3	kyiŋ3
顫	元	3山-仙	TS3	tsun3	tsun3							
前 _{前年}	元	4山-先	TS1	tsun5	tsun5							
古真文元部四等同讀II				in	in	iŋ	iŋ/eŋ	iŋ	iŋ	eiŋ	iŋ/oŋ	eiŋ
眩	真	4山-先	K	hin5	hin5	hiŋ5	hiŋ5		xiŋ5	xeiŋ3		xeiŋ3
眠	真	4山-先	P	bin5	bin5	miŋ5		miŋ5	miŋ5	meiŋ3		meiŋ3
憐	真	4山-先	T	lin5	lin5			liŋ5			loŋ5	
先	文	4山-先	TS1		sin1	siŋ1	siŋ1		siŋ1			
面	元	3山-仙	P	bin3	bin7	miŋ7	meŋ3	miŋ3	miŋ3			
絹	元	3山-仙	K	kin3	kin3	kiŋ3	(kyoŋ1)	(kyøŋ1)	(kyøŋ3)	(kyiŋ1)	(kyeŋ1)	(kyiŋ3)

如表十二所示，古真、文、元三部陽聲韻語詞有兩項共同的白讀韻：（1）第一項今讀為合口性韻讀，閩南讀為 un/uŋ，閩東讀為 uŋ（福清在特定聲調條件下讀為鬆韻母 oŋ），閩北讀為 yiŋ/yeiŋ；這項白讀的語詞分布顯然超越中古韻攝架構，古元部如「船拳」在閩語各地形成十分嚴整的韻讀對應關係，另有「潘_{米湯}旋_{去聲}顫_{前年}」等同樣來自古元部的語詞，在閩南、閩東讀為 -un 或 -uŋ，與山攝合口韻或開口韻的多數規則韻讀十分不同；古真部語詞「塵陣伸_{伸手}」以及古文部語詞「韌」，雖進入中古臻攝 3 等開口真韻，閩南卻讀為 -un 或 -uŋ、閩北讀為 -yiŋ 或 -yeiŋ，也異於真韻的規則韻讀。（2）第二項今讀為齊齒性韻讀，閩南讀為 in/iŋ，閩東讀

爲 *iq*（福清在特定聲調條件下讀爲鬆韻母 *eŋ*），閩北讀爲 *iq/eiŋ*；這項白讀的語詞分布也是超越中古韻攝架構，古元部語詞「面」及古真部語詞「眩眠憐」在閩語各地形成十分嚴整的韻讀對應關係，另有「絹」同樣來自古元部，在閩南讀爲 *-in* 或 *-iŋ*，不同於山攝合口韻的其他規則韻讀；古文部有一「先」字，雖進入中古山攝 4 等開口先韻，但稱呼老師或中醫大夫的「先生」一詞，閩南讀爲 *sin1 sē1*，閩東讀爲 *siŋ1 naŋ1*，「先」讀爲 *sin1*、*siŋ1* 也異於先韻的規則韻讀。將這些不合於規則的例外韻讀彙整起來一同觀察，會發現超越中古韻攝架構之外的古老韻讀規則，顯示古真、文、元三部之間的密切關係，且韻讀分爲兩類：合口性韻讀趨近於古文部，密切相應於上一小節所辨析古脂微（歌祭）部同讀的韻讀層次；齊齒性韻讀則趨近於古真部。

表十三 閩語古脂微祭入聲同讀的韻讀對應表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古脂微祭部四等同讀（入）				ut	ut	uk	uʔ/oʔ	uk	uk	(y)	(y)	(y)
秬 糯米	微	3臻-諄入	TS3	tsut8	tsut8	tsuk8	suʔ8	suk8			ts ^h y8	ts ^h y7
出	微	3臻-諄入	TS3	ts ^h ut4	ts ^h ut4	ts ^h uk4	ts ^h oʔ4	ts ^h uk4	ts ^h uk4	ts ^h y4	ts ^h y4	ts ^h y4
掘	微	3臻-文入	K	kut8	kut8	kuk8	kuʔ8	kuk8	kuk8	ky1	ky8	ky7
屑 細屑	脂	1臻-魂入 4山-先入	TS1	sut4	sut4							
脫(掙) 脫白/鬆脫	祭	1山-桓入	T	t ^h ut4	t ^h ut4 <u>lut4</u>	t ^h uk4	(t ^h oʔ4) <u>luʔ4</u>	(t ^h ouk4) <u>luk4</u>	(t ^h ok4)	(t ^h o4)	(hui4)	(t ^h o4)
掙(爭)	祭	1山-桓入 3臻-諄入	T	lut8	<u>lut8</u>	luk8					(lui8)	(lo8)
啜 迅食	祭	3山-仙入	TS3	sut4	sut4			ts ^h uk4				

相較於陰聲韻、陽聲韻有明顯的古脂微（歌祭）同讀、古真文元同讀的層次表現，入聲韻相應的層次韻讀較爲薄弱。古微部入聲語詞，如「秬糯米出掘」等，在閩南韻讀爲 *-ut*、閩東韻讀 *-uk*、閩北韻讀 *-y*，形成相當嚴整的對應規則；然而，僅在閩南、閩東有若干來自古脂、祭部的入聲語詞與之同讀爲 *ut/uk*。如表十三所示，說明如下：

1. 閩南方言指稱「細末碎屑」爲 *sut4*，例如「*baʔ4 sut4 a2*（肉屑）」。

本文認為該語詞應聯繫為來自上古脂部的漢語詞「屑（屑）」，《說文解字》釋義為「動作切切也」，在古漢語文獻上可指向將物品研磨成碎片，例如《禮記》〈內則〉「屑桂與薑」，後來也可作為名詞，意指碎屑；《廣韻》著錄「屑」有二讀，一為先結切（心母 4 等屑韻），釋義為「動作屑屑，又清也、敬也、顧也、勞也」；二為蘇骨切（心母 1 等沒韻），釋義為「動進貌」。閩南該語詞的聲母、韻母與聲調皆符合蘇骨切的規則讀法，但語義上比較接近先結切的釋義。本文認為該語詞音讀應超越中古架構而改以上古音韻來看，古脂部陰聲韻語詞在閩南有讀同古微部者，例如「屁、水、梯」韻讀為 -ui，則古脂部入聲韻語詞理當也有讀同古微部入聲的相應表現。據此，來自古脂部、作為碎屑義的「屑」，無論中古演變為先結切或蘇骨切，閩南韻讀為 -ut 乃符合上古層的韻讀規則。

2. 閩南方言指稱物件脫離常軌或鬆脫掉落為 $t^h\text{ut}4/\text{lut}4$ ，例如「 $t^h\text{ut}4\ m\tilde{ɔ}1/\text{lut}4\ m\eta 5$ （毛髮脫落）」、「 $t^h\text{ut}4\ \text{lun}5/\text{lut}4\ k^h\text{u}7$ （關節脫臼）」，也可指稱用手摩擦搓揉的洗潔動作，例如「 $t^h\text{ut}4\ k^h\text{a}1\ t^h\text{ut}4\ \text{ts}^h\text{i}u2$ （搓洗手腳）/ $\text{lut}4\ \text{sian}1$ （搓洗身體污垢）」（Douglas 1873: 326、571），本文認為這兩個語詞皆應聯繫為來自上古祭部的漢語詞「脫（掙）」。《說文解字》著錄「脫」釋義為「消肉臞也」，意指肉體消瘦；又著錄「掙」釋義為「解掙也」，意指解除脫離；段注「今脫行而掙廢矣」，在文字使用上發生替代，但這兩語詞本即語義密切的同族語詞，歷史音讀也完全一致：《廣韻》著錄「脫」有二讀，一為他括切（透母 1 等末韻），釋義為「骨去肉」，二為徒活切（定母 1 等末韻），釋義為「肉去骨」；著錄「掙」也有相同的二讀，他括切釋義為「除也、誤也、遺也」，徒活切釋義為「解掙」。就嚴格的語義對應來說，閩南方言 $t^h\text{ut}4/\text{lut}4$ 應聯繫為解脫義的「掙」，但在後來的漢語文獻中該語詞均被寫作「脫」。就歷史音韻來看， $t^h\text{ut}4$ 的聲母、聲調符合他括切的規則讀法，而韻讀 -ut 則需要超越中古音韻來看，反映古祭部在閩語有讀同古脂微部的特殊讀法，此乃緊密相應於前述古元部讀同古真文部的特殊韻讀；至於 $\text{lut}4$ 的聲母表現似乎不合於透母或定母的規則讀法，然而從上古聲類關係來看，古透定母也有與來母往來的例證，如同一

諧聲組「體禮」、「獺賴」，而且閩南方言也有將古透母語詞的聲母讀爲 l- 的特殊讀法，如《說文解字》釋義「囊也」的「橐（他各切，透母 1 等鐸韻）」在閩南讀爲 lɔk4，指稱袋子或套囊，據此，lut4 亦可聯繫爲漢語詞「脫（掇）」，相應於閩南方言，閩東方言指稱下巴骨脫落爲「t^houk4 hai5（脫頰）」，另外指稱鬆脫滑落爲 luk4，例如「接頭 luk4 去」（馮愛珍 1998: 431、377），本文認爲這兩個語詞也應聯繫爲漢語詞「脫（掇）」，但兩者分讀不同層次的韻讀，後者即爲古祭部讀同古脂微部的特殊韻讀。

3. 閩南方言指稱「將袖子擠壓拉高的動作」的動作為 lut8（Douglas 1873: 326），該語詞應聯繫爲漢語詞「扌（孚）」，上古音歸屬祭部；《說文解字》著錄「孚」釋義爲「五指持也」，段注「凡今俗用五指持物引取之曰孚」，又著錄「扌」釋義爲「取易也」；《廣韻》著錄「孚」音讀爲呂卹切（來母 3 等術韻），釋義爲「持取」，另外著錄「扌」音讀爲郎括切（來母 1 等末韻），釋義爲「手扌也、取也、摩也」；古漢語文獻中「扌」主要有兩種語義用法，一是用手指順抹，如「扌髭鬚」，二是用手壓取移動衣物，如「扌袖」；閩南該語詞也兼有這兩種語義用法，前者讀爲 luaʔ8，指稱梳理毛髮，後者即 lut8，指稱將袖子擠壓拉高的動作。
4. 閩南方言指稱「迅速飲食」爲 sut4，另外指稱「聲音細碎」也爲 sut4，例如「siʔ4 siʔ4 sut4 sut4」（Douglas 1873: 466），本文認爲這兩個語詞皆聯繫爲來自上古祭部的漢語詞「啜」，《說文解字》釋義爲「嘗也」，《廣韻》著錄「啜」有兩項入聲音讀，一爲殊雪切（禪母 3 等薛韻），釋義引《爾雅》曰「茹也」，又引《禮記》詞例「啜菽飲水」，意指飲食動作；二爲陟劣切（知母 3 等薛韻），釋義爲「音多不止」，意指言語雜多。閩南方言該語詞在語義上緊密相應於「啜」，但其聲母表現似乎不合於「啜」的中古音韻記錄。根據《集韻》著錄「啜」有多項聲母讀法，包括昌母、禪母、知母、徹母、以母，顯示該語詞的上古聲母音讀乃屬舌尖聲類，中古各地方言演變不同，或爲端知系、或爲章系、或爲以母；從上古聲類關係來看，該群聲類也經常與書母往來，例如諧聲組「台胎治怡始」、「兌脫悅稅說」，據此，「啜」

在閩南可能演變為書母，今讀即為 sut⁴。閩東方言的古田杉洋方音「啜」則讀為 ts^huk⁴（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 122），聲母歸讀昌母。「啜」在閩南韻讀 -ut、閩東韻讀 -uk，此亦反映古祭部讀同古脂微部的特殊讀法。

表十四 Norman（1981）相關比較構擬

	擬音	語詞分布	例詞	閩南 （泉州）	閩東 （福清）	閩北 （建甌）
A	*un/ut	中古臻攝1等	吞咽尊孫（熏）	un	oŋ	ɔŋ
			骨滑核突	ut	oʔ	o
B	*iun/iut	中古臻攝3等	春雲筍	un	uŋ	æyŋ
			出秫掘	ut	uʔ	y
C	*on/ot	古文元1.3等同讀	酸斷褪 / 門問管	ɔŋ	oŋ/uon	ɔŋ
		古微祭1.3等同讀	奪刷撮	ɔʔ	oʔ	o
D	*in/it	中古臻梗攝3等	新清認	in	iŋ/ eŋ	eiŋ
			筆	it	iʔ/ eʔ	i

Norman（1981）的比較分析中與本小節所辨析韻讀相關的擬音如表十四所示。該文沒有上述古真文元同讀的第（1）項對應規則，若從韻讀所反映的歷史音韻架構來看，A、B 顯然是符應中古音韻系統的晚期韻讀，而 C 則較接近上古韻部系統，但反映等第及開合口已漸次區別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杜佳倫 2014b）。本文提出另一項韻讀，在閩語次方言形成 un-uŋ-yiŋ 的對應規則，該韻讀所反映的歷史音韻關係顯然超越了中古漢語；改以上古韻部做為歷史參照來看，其所反映的應是古真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特點，特別是古元部後來進入中古山攝的語詞在閩南讀為 -unʔ uŋ 者，包括開合口語詞（「潘旋船拳」為合口，「前顫」為開口）並跨越 1、3、4 等（「潘」屬 1 等，「旋船拳顫」屬 3 等，「前」屬 4 等），可見這項韻讀也具有不分開合、不限等第的重要結構特點，本文據以認為這項層次所反映的歷史時間應屬上古層。

至於古真文元同讀的第（2）項對應規則，與表十四的 D 組陽聲韻對應完全一致；但「音讀」與「層次」絕非一對一的簡單關係，我們認為歷史層次的分析與研究應該分成兩階段工作：一是運用方言比較與內

部分析方法歸納嚴整的「音讀對應規則」；二是根據各項音讀對應規則所反映的音韻特點，包括結構特性與音韻分合關係，來進行「歷史分層」的工作，進而參照不同歷史時期的古音架構，深入探討各層次的歷史來源。故此，Norman（1981）所提出的擬音 D（*in/it）在歷史分層上恐怕具有多重來源，需要藉由歷史音韻參照的比較討論來加以辨析；除了反映古真文元同讀，下一小節我們還要討論同一韻讀對應規則另外反映「古蒸部 1、3 等同讀細音韻」、「古耕部 3、4 等同讀」的問題。

相應於古脂微（歌祭）同讀（ui-ui-y）、古真文元同讀的第（1）項對應規則（un-uŋ-yiŋ），入聲韻也有古脂、微、祭部入聲同讀的表現（ut-uʔ-y），但語詞甚少，僅閩南、閩東有較明確的音讀痕跡，根據陰聲韻、陽聲韻的方言對當，我們推想閩北相應的入聲韻讀應為 y；若然，該入聲韻讀對應規則與表十四的 B 組入聲韻對應完全一致。然而，同上所述，原始閩語的同一擬音可以歸屬不同的歷史層次，以中古音韻為參照，該韻讀反映中古臻攝 3 等入聲合口韻的規則讀法；改以上古音韻為參照，該韻讀則反映上古脂、微、祭部入聲同讀，而且也具有不分開合、不限等第的重要結構特點。

(三) 其他特殊的上古層相關韻讀辨析

1. 古之蒸部 1、3 等同讀細音

表十五 閩語古之蒸部 1、3 等同讀細音的韻讀對應表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古之部 1、3 等同讀細音 (中古之脂韻同讀細音)				i	i	i	i/e	i	i	i	i/ɔi	i
				i	it	ik	iʔ/eʔ	ik	ik	i	i/ɔi	i
戴 戴帽	之	1蟹-哈	T1	ti3	ti3	ti3			ti3			
苔	之	1蟹-哈	T1	tʰi5	tʰi5		tʰi5	tʰi5	tʰi5			
鰓	之	1蟹-哈	TS1	tsʰi1	tsʰi1		tsʰi1		tsʰi1			
來	之	1蟹-哈	T1	(lai5)	(lai5)	(lai5)	li5	li5	li5	(le3)	(le5)	(le3)
得	之	1曾-德	T1	tit4	tit4	tik4						
飼 經養	之	3止-之	TS1	tsʰi3	tsʰi7	tsʰi7	tsʰe3	tsʰi3	tsʰi3	si7		si7
齒	之	3止-之	TS3	kʰi2	kʰi2	kʰi2	kʰi2	kʰi2	kʰi2		tsʰi2	tsʰi2
市	之	3止-之	TS3	tsʰi6	tsʰi7	tsʰi6	tsʰe7	tsʰi7	tsʰi7	tsʰi7	tsʰi7	tsʰi7
直	之	3曾-職	T2	tit8	tit8	tik8	tiʔ8	tik8	tik8		loi8	ti8
拭	之	3曾-職	TS3	tsʰit4	tsʰit4	tsʰik4	tsʰeʔ4	tsʰik4	tsʰik4			
鼻	脂	3止-脂	P1	pʰi3	pʰi7	pʰi7	pʰe3	pʰi3	pʰi3	pʰi7	pʰɔi7	pʰi7
四 白讀	脂	3止-脂	TS1	si3	si3	si3	se3	si3	si3	si3	soi3	si3
死	脂	3止-脂	TS1	si2	si2	si2	si2	si2	si2	si2	soi2	si2
七	脂	3臻-質	TS1	tsʰit4	tsʰit4	tsʰik4	tsʰeʔ4	tsʰik4	tsʰik4	tsʰi4	tʰɔi4	tsʰi4
日	脂	3臻-質	日	lit8	dzit4	zik8	niʔ8	nik8	nik8	ni5	noi8	ni8
古蒸部 1、3 等同讀細音 (中古蒸真韻同讀細音)				in	in	in	in/en	in	in	ein	in/oin	ein
等 白讀	蒸	1曾-登	T1	(tan2)	(tan2)	(taŋ2)	tiŋ2	tiŋ2	tiŋ2	(taiŋ2)	(taiŋ2)	(taiŋ2)
藤	蒸	1曾-登	T1	tin5	tin5	tiŋ5	tiŋ5	tiŋ5	tiŋ5	(taiŋ3)	(taiŋ5)	(taiŋ3)
肯	蒸	1曾-登	K	kʰin2			kʰin2	kʰin2	kʰin2	(kʰaiŋ2)	(kʰaiŋ2)	(kʰaiŋ2)
秤	蒸	3曾-蒸	TS3	tsʰin3	tsʰin3	tsʰin3	tsʰeŋ3	tsʰin3	tsʰin3	tsʰeŋ3	tsʰin3	tsʰeŋ3
承 接	蒸	3曾-蒸	TS3	sin5	sin5		siŋ5	siŋ5	siŋ5	tsʰeŋ2	siŋ5	tsʰeŋ2
蠅	蒸	3曾-蒸	喻四	sin5	sin5	siŋ5	siŋ5	siŋ5		seiŋ3	(sion5)	(sain3)
新	真	3臻-真	TS1	sin1	sin1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seiŋ1	soiŋ1	seiŋ1
身	真	3臻-真	TS3	sin1	sin1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seiŋ1	siŋ1	seiŋ1
緊 快	真	3臻-真	K	kin2	kin2	kiŋ2	kiŋ2	kiŋ2	kiŋ2	keiŋ2	kiŋ2	keiŋ2

如表十五所示，閩南、閩東 1 等哈韻、登韻、德韻的若干語詞有一特殊細音韻讀，哈韻讀為 i，例如「戴戴帽 苔鰓來」，登韻讀為 inʔin，例如「等

白讀「藤肯」，德韻讀為 it/ik，例如「得」；但閩北方言沒有 1 等語詞讀為細音韻的特殊表現。單就中古 1 等韻來看，讀為細音韻不合乎歷史音韻演變規則，顯得十分特殊；改以上古韻部系統作為歷史參照，會發現這些語詞來自古之蒸部，而中古歸入 3 等之韻、蒸韻、職韻的之蒸部語詞也有相同的細音韻讀，如上表十五所示，之韻讀為 i，例如「飼^{餵養}齒市」，蒸韻讀為 inʔiŋ，例如「秤承^接蠅」，職韻讀為 it/ik，例如「直拭」；而該韻讀層次乃反映「之脂同讀（與支韻有別）」、「真蒸同讀」的南朝江東音韻特點（杜佳倫 2014a）。這樣看來，此特殊細音韻讀仍然維繫上古之、蒸部 1、3 等語詞密切的音韻分合關係，且陰、陽、入聲韻保持緊密相應的系統性，據此，本文暫時將之歸為上古層相關的特殊韻讀，第四節再詳細討論該韻讀層次的過渡特點。

2. 古佳耕部 3、4 等讀為 i/in/it

表十六 閩語古佳耕部3、4等讀為i/in/it的韻讀對應表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古佳部3、4等讀為i				i	i	i	i/e	i	i	i	i/ɔi	i
枝	佳	3止-支	TS3	ki1	ki1	ki1			ki1	ki1		ki1
𪔐	佳	3止-支	K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古佳部3、4等讀為it				it	it	ik	iʔ/eʔ	ik	ik	i	i/ɔi	i
脊	佳	3梗-清	TS1	tsit4	tsit4	tsik4	tseʔ4	tsik4	tsik4		tsɔi4	tsi4
覓	佳	4梗-青	P		bit8	mik8	miʔ8	mik8	mik8	mi4	mi4	mi4
古耕部3、4等讀為in				in	in	iŋ	iŋ/eŋ	iŋ	iŋ	eŋ	iŋ/oŋ	eŋ
屏	耕	4梗-青	P	pin5	pin5	p ^h iŋ5	piŋ5	piŋ5	piŋ5	beiŋ5	βoiŋ9	peiŋ2
輕	耕	3梗-清	K	k ^h in1	k ^h in1	k ^h iŋ1	k ^h iŋ1	k ^h iŋ1	k ^h iŋ1		k ^h iŋ1	
清 ^冷	耕	3梗-清	TS1	ts ^h in3	ts ^h in3	ts ^h iŋ3	ts ^h eŋ3	ts ^h iŋ3	ts ^h iŋ3		t ^h oiŋ3	ts ^h eŋ3

如表十六所示，閩南中古梗攝清、青韻有一特殊韻讀表現，陽聲韻讀為 in，入聲韻讀為 it，例如「脊覓屏輕清^冷」等，韻尾為舌尖音；閩東、閩北因音系內部發生韻尾合併音變，絕大多數方言點已沒有舌尖韻尾，因此相應的白讀韻與文讀無法區別，⁸ 但有若干關鍵語詞僅用於生

8 閩東北片周寧咸村方言仍然保有三套韻尾，該方言中「屏輕清^冷」的韻尾均屬舌尖音，

活口語中，顯然非文讀韻，例如閩南指稱脊椎骨為「胛脊骨 (ka1 tsiaʔ4 kut4)」，也稱「胛脊脊 (ka1 tsiaʔ4 tsit4)」，後者使用「脊」的兩項異讀來重疊構詞，閩東稱脊椎骨為「髀脊骨 (p^hiaŋ1 tsik4 kouk4)」，這裡「脊」閩東讀為 tsik4 乃相應於閩南讀為 tsit4；又閩南、閩東指稱冷涼為「清」，閩東讀為 ts^hiŋ3 亦相應於閩南讀為 ts^hin3。改以上古韻部系統做為歷史參照，會發現此一特殊韻讀僅出現在古佳、耕部語詞，中古梗攝另有來自古魚陽部的語詞，卻完全沒有讀為舌尖韻尾的特殊讀法；擴展檢視古佳部陰聲韻語詞，我們發現古佳部後來進入中古支韻的 3 等語詞，似乎也有相應在各次方言讀為 i 者，不過該韻讀在語音形式上與文讀無法區別，惟有若干僅用於生活口語中的關鍵語詞透露其白讀色彩，如「枝_{傾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古佳部陰聲韻此項韻讀在閩語各地的對應規則，顯然不同於另一項「支與之脂有別」的支韻白讀，如下表十七所示，該韻讀層次在閩東、閩北均讀為 ie，閩南、建甌已經混同之脂韻。相較於表十七與之脂有別的支韻白讀，「枝_{傾斜}」兩語詞在各地一致讀為 i 的韻讀仍然維繫上古佳、耕部語詞陰、陽、入密切相應的音韻關係，據此，本文也暫時將之歸為上古層的特殊韻讀，第四節再詳細討論該韻讀層次的過渡特點。

表十七 閩語支與之脂有別的支韻韻讀對應表

例字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支與之脂有別 (支)			i	i	i	ie	ie	ie	ie	ie	i
臂	3止-支	P1	pi3	pi3	pi3	pie3	pie3	pie3			p ^h i4
紫	3止-支	TS1	tsi2	tsi2	tsi2	tsie2	tsie2	tsie2	(tsu2)	(tso2)	(tsu2)
支	3止-支	TS3	tsi1	tsi1	tsi1	tsie1	tsie1	tsie1	tsie1	tsie1	tsi1
匙	3止-支	TS3	si5	si5	si5	sie5	sie5	sie5	tsie3	tsie5	i2
椅	3止-支	0	i2	i2	i2	ie2	ie2	ie2	ie2	ie2	i2

但「脊」僅剩帶舌根韻尾的文讀音 (tsik4) (秋谷裕幸 2008)。

四、從語言內外因素來看異部多重同讀現象

(一) 異部同讀及多重同讀

根據第三節的辨析與討論，以上古韻部為歷史參照，閩語上古層相關韻讀表現及其所反映的音韻分合關係，彙整如表十八，方言音讀以閩南泉州、閩東柘榮、閩北石陂為例：

表十八 閩語上古層相關韻讀歷史音韻關係表

陰	之脂佳同讀	幽侯同讀	魚部	歌祭元相應	脂微（祭）同讀		
	ai-ai-e	au-au-ɔu	a-a-a	ia/ua-ia-ye	ui-ui-y		
	【i-i-i】						
入	之脂佳同讀	幽侯同讀	魚部	歌祭元相應	脂微祭同讀	緝	葉
	at-ɛk-e	ak-æk-u	aʔ -aʔ-a	iaʔ/uaʔ -iak-ye	ut-uk-y	ap-ak-ai	aʔ-ak-a
	【it-ik-i】					(aʔ-ak-a)	
陽	蒸真耕同讀	中東同讀	陽部	歌祭元相應	真文元同讀	侵	談
	an-ɛŋ-aiŋ	aŋ-æŋ-əŋ	ǣ-æŋ- aŋ	iǣ/uǣ-iaŋ- yiŋ	un-uŋ-yiŋ	am-aŋ-aiŋ	ǣ-aŋ-aŋ
	【in-iŋ-eiŋ】				【in-iŋ-eiŋ】		

如表十八所示，閩語上古層韻讀表現乃反映上古韻部系統陰、陽、入緊密相應的歷史音韻關係，且具有「四等同讀」的重要結構特點。然而，在上古韻部系統的基礎之上，閩語上古層有諸多異部同讀的獨特表現，例如：之、脂、佳三部同讀，蒸、真、耕三部也相應同讀；幽、侯二部同讀，中、東二部也相應同讀；脂、微、祭三部同讀，真、文、元三部也相應同讀。關於閩語上古層「異部同讀」的現象，根據杜佳倫（2014a）的研究成果，閩語發展歷史中的第一階段語言接觸較為特殊，這是漢語與非漢語的接觸，形成在上古漢語基礎上接受古閩越語音韻深刻干擾的方音系統，⁹ 閩語諸多重要的音韻特點都在此時發展出來，並且繼續影響後來入閩的其他歷史層次。該文運用母語干擾的接觸機制，詳細地探討閩語韻讀系統「上古層」的形成與特殊表現（杜佳倫 2014a: 329-333、

9 杜佳倫（2014a: 470-482）參照原始侗台語的歷史音韻研究，推想古閩越語具有同樣的音韻特點，包括（1）有一套帶濁送氣的濁塞音聲母；（2）有一套清鼻音與清通音聲母；（3）沒有送氣清塞音聲母，也沒有塞擦音聲母；（4）有一套帶先喉塞的濁塞音聲母；（5）高元音趨向低化；（6）輕讀的高元音趨向脫落。閩語的聲母

480-482)，追溯上古層異部四等同讀的韻讀特點主要是在上古漢語的韻讀架構上發生以下幾個重要的語音變化：

1. 介音完全失落：古漢語進入閩地時，介音成分完全失落，因而閩語上古層四等同讀。
2. 韻尾歸併音變：上古前高元音（*-i-）與央元音（*-ə-）者，其舌根韻尾調整歸併於舌尖韻尾，但雙唇韻尾與圓脣性舌根韻尾不發生變化。
3. 高元音低化音變：上古漢語為高元音（*-i-、*-u-）的佳耕、脂真、侯東等韻部，進入閩地均發生元音低化音變。

其中第 2 類歸併音變可以從音理條件上推論為：舌根韻尾受到主要元音發音部位趨前的同化影響，因而前化為舌尖韻尾，但帶有唇音徵性的韻尾則不受此影響。至於第 1、3 類音變則無法從任何語音條件合理解釋，該文認為極可能是來自古閩越語接觸干擾所引發的調整變化，形成閩語歷史音韻中獨特的底層特性。

除了異部同讀，本文進一步關注的是，其中若干韻部具有「多重同讀」的複雜表現，說明如下：

1. 古之脂佳、蒸真耕四等同讀洪音韻之外，古之蒸部在閩南、閩東又有 1、3 等同讀細音韻的獨特表現，且古佳耕部也有 3、4 等與之同讀細音韻（古耕部讀為舌尖韻尾）的特殊表現。以閩南語詞為例如表十九，有兩項問題需要討論：（1）從歷史音韻關係來看，古之蒸部 1、3 等同讀反映的是較貼近上古音韻「不限等第」的結構特點；然而，從音讀表現來看，古之蒸部 1 等語詞今讀為細音韻卻不合於一般音變規則。（2）從歷史音韻關係來看，古佳耕部 3、4 等語詞今同讀為細音韻，相當符合中古以後的結構特點；然而，從音讀表現來看，上古佳耕部語詞今讀為舌尖韻尾，又似乎反映的是閩語上古層的音韻特色。

系統與韻讀系統一致受到古閩越語深刻的音韻干擾，因而濁聲母沾染強勁氣流成分、舌齒部位的擦音聲類與塞擦音聲類失去對立、舌根部位的擦音聲類與送氣塞音聲類失去對立、全清聲母濁弱化、介音成分完全失落、高元音發生低化變異，而這些受到古閩越語干擾所引發的語音變化，成為閩地漢語方音異於北方漢語的重要音韻特點，並且繼續對後來移借入閩的新歷史層次造成若干影響。

表十九 閩語上古層古之蒸、佳耕部同讀洪音韻、同讀細音韻兩類韻讀比較

		1等	3、4等	1等	3、4等	1等	3、4等
之 蒸 部	之脂佳、蒸真耕 四等同讀洪音	菜 ts ^h ai3	裡 lai7	賊 ts ^h at8	值 tat8	等 tan2	滕 ts ^h an5
	之蒸1、3等 同讀細音	鯢 ts ^h i1	里 李 li2	得 tit4	直 tit8	藤 tin5	繩 tsin5
佳 耕 部	之脂佳、蒸真耕 四等同讀洪音		知 tsai1		踢 t ^h at4		螳 t ^h an1
	佳耕3、4等 同讀細音 (舌尖尾)		枝 ki1		脊 tsit4		清 ts ^h in3

2. 古脂真部除了與古之蒸部、古佳耕部同讀洪音韻，另外也與古微文部、古祭元部同讀合口性韻讀。以閩南語詞爲例如表二十：古脂真部語詞顯然在貼近上古音韻結構的時間層次上，又細分爲兩種韻讀表現，其一與古之蒸、佳耕部同讀，其二則與古微文、祭元部同讀，這兩項異讀更細微的歷史層次區分需要再深入探討。

表二十 閩語上古層古脂真部同讀洪音韻、同讀合口韻兩類韻讀比較

脂真部	之脂佳、蒸真耕 四等同讀洪音	臍 tsai5 (梯 _{閩東} t ^h ai1)	節 tsat4	呻 ts ^h an1
	脂微祭、真文元 四等同讀合口	梯 t ^h ui1	屑 sut4	伸 ts ^h un1

3. 古祭元部除了相應四等同讀細音韻之外，另外也與古脂真部、古微文部同讀合口性韻讀。以閩南、閩東語詞爲例如表二十一，括號內爲閩東音讀：古祭元部語詞在貼近上古音韻結構的時間層次上，也細分爲兩種韻讀表現，其一不與其他韻部同讀，其二則與古脂微、真文部混同，這兩項異讀也需要深入探討更細微的歷史層次區分。

表二十一 閩語上古層古祭元部同讀細音韻、同讀合口韻兩類韻讀比較

祭元部	歌祭元 四等同讀細音	?	獺 t ^h uaʔ4 (t ^h iaʔ4)	鱖 ts ^h uã7 (ts ^h iaŋ7)	緣 suã3 (siaŋ3)	件 kiã7 (kiaŋ7)
	脂微祭、真文元 四等同讀合口	吠 pui7 (pui7)	脫 t ^h ut4 (luk4)	船 tsun5 (suŋ5)	前 tsun5	拳 kun5 (kuŋ5)

4. 古真文元部除了四等同讀合口性韻讀之外，另外也同讀齊齒性細音韻讀。以閩南語詞爲例如表二十二，從歷史音韻關係來看，兩項韻讀均表現古真文元三部同讀的結構特點；然而，從音讀表現來看，一是合口性韻讀，密切相應於古脂微祭同讀的陰、入聲韻（ui-*ui-y*、*ut-uʔ-y*）；二是齊齒性韻讀，但缺乏陰、入聲韻相應的系統性。

表二十二 閩語上古層古真文元同讀合口韻、同讀齊齒韻兩類韻讀比較

真部	伸 ^{ts^hun1}	文部	韌 ^{lun7}	元部	船 ^{tsun5}
	眩 ^{hin5}		先 ^{sin1}		面 ^{bin7}

下一小節將從語言系統外部接觸的音韻干擾與移借、語言系統內部的層次競爭與結構重整兩種角度分別切入析論此類複雜現象。

（二）異部多重同讀的內外因素

1. 古之脂佳、古蒸真耕的過渡層次

表二十三 閩語古之脂佳、古蒸真耕過渡層次的韻讀對應表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古之脂佳部過渡層（陰）				ai	ai	ai	ai	ai	ai	e	e	ɛ
				i	i	i	i/e	i	i	i	i/ɔi	i
戴 戴帽	之	1蟹-哈	T1	ti3	ti3	ti3			ti3			
苔	之	1蟹-哈	T1	t ^h i5	t ^h i5		t ^h i5	t ^h i5	t ^h i5			
鰓	之	1蟹-哈	TS1	ts ^h i1	ts ^h i1		ts ^h i1		ts ^h i1			
來	之	1蟹-哈	T1	lai5	lai5	lai5	li5	li5	li5	le3	le5	le3
治 殺	之	3止-之	T2	t ^h ai5	t ^h ai5	t ^h ai5	t ^h ai5	t ^h ai5	t ^h ai5	t ^h i3		t ^h i5
事 事志	之	3止-之	TS2	tai3	tai7		tai7	tai7	tai7	ti7	tɔi7	ti7
屎	脂	3止-脂	TS3	sai2	sai2	sai2	sai2	sai2	sai2	si2	si2	si2
利 銳利	脂	3止-脂	T1	lai3	lai7	lai7	le7	li7	li7	li7	loi7	li7
枝	佳	3止-支	TS3	ki1	ki1	ki1			ki1	ki1		ki1
啟	佳	3止-支	K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k ^h i1
古之脂佳部過渡層（入）				at	at	ak	eʔ	eik	ek	e	e	ɛ
				it	it	ik	iʔ/eʔ	ik	ik	i	i/ɔi	i
得	之	1曾-登	T1	tit4	tit4	tik4						
力	之	3曾-蒸	T1	lat8	lat8	lak8	liʔ8	lik8	lik8	se1	le8	se7
漆	脂	3臻-真	TS1	ts ^h at4	ts ^h at4	ts ^h ak4	ts ^h eʔ4	ts ^h ik4	ts ^h ik4	ts ^h e4	t ^h e4	ts ^h ɛ4
脊	佳	3梗-清	TS1	tsit4	tsit4	tsik4	tseʔ4	tsik4	tsik4		tsoi4	tsi4
覓	佳	4梗-青	P		bit8	mik8	miʔ8	mik8	mik8	mi4	mi4	mi4

古蒸真耕部過渡層（陽）				an	an	aŋ	eŋ	eiŋ	eŋ	aiŋ	aiŋ	aiŋ
				in	in	iŋ	iŋ/eŋ	iŋ	iŋ	eiŋ	iŋ/oiŋ	eiŋ
等 _{白讀}	蒸	1曾-登	T1	tan2	tan2	taŋ2	tiŋ2	tiŋ2	tiŋ2	taiŋ2	taiŋ2	taiŋ2
藤	蒸	1曾-登	T1	tin5	tin5	tiŋ5	tiŋ5	tiŋ5	tiŋ5	taiŋ3	taiŋ5	taiŋ3
肯	蒸	1曾-登	K	k ^h in2			k ^h iŋ2	k ^h iŋ2	k ^h iŋ2	k ^h aiŋ2	k ^h aiŋ2	k ^h aiŋ2
應 _{應答}	蒸	3曾-蒸	0	in3	in3		eŋ3	iŋ3	iŋ3	aiŋ3	aiŋ3	aiŋ3
蠅	蒸	3曾-蒸	喻4	sin5	sin5	siŋ5	siŋ5	siŋ5		seiŋ3		saiŋ3
趁 _{賺取}	真	3臻-真	T2	t ^h an3	t ^h an3	t ^h aŋ3	t ^h eŋ3	t ^h iŋ3	t ^h iŋ3	t ^h eiŋ3	hoiŋ3	t ^h eiŋ3
鱗	真	3臻-真	T1	lan5	lan5	laŋ5	liŋ5	liŋ5	liŋ5	saiŋ3	laiŋ5	saiŋ3
屏	耕	4梗-青	P	pin5	pin5	p ^h iŋ5	piŋ5	piŋ5	piŋ5	beiŋ5	boiŋ9	peiŋ2
輕	耕	3梗-清	K	k ^h in1	k ^h in1	k ^h iŋ1	k ^h iŋ1	k ^h iŋ1	k ^h iŋ1		k ^h iŋ1	
清 _冷	耕	3梗-清	TS1	ts ^h in3	ts ^h in3	ts ^h iŋ3	ts ^h eŋ3	ts ^h iŋ3	ts ^h iŋ3		t ^h oiŋ3	ts ^h eiŋ3

單以中古 3 等之脂、真蒸韻語詞來看，顯然有兩項明確的白讀層：一是「上古之脂佳、蒸真耕四等同讀洪音」的上古層（參見表七），二是「中古之脂韻同讀細音、真蒸韻同讀細音」的南朝江東層（參見表十五），若干語詞具有兩項異讀如表二十四：

表二十四 閩語上古層「之脂佳部四等同讀洪音」、南朝江東層「之脂韻同讀細音」的層次異讀

	古來母上古之部、 中古之韻		古章母上古脂部、 中古脂韻	古澄母上古之部、 中古職韻
	閩南	閩北	閩南、閩東	閩南
上古之脂佳、蒸真耕 四等同讀洪音	裡 lai7	李 se7	指 tsai7	值 tat8
中古之脂韻同讀細音、 真蒸韻同讀細音	里 li2	李 li2	指 ki2	直 tit8

這兩項白讀在部分語詞發生競爭，形成方言間不等對應的情形，如上表二十三之脂韻「治_殺事_{事志}屎_利利_{親利}」等語詞，閩南均讀為 ai，閩東「利_{親利}」讀為 li7，閩北均讀為 i，真蒸韻「趁_{賺取}鱗_鱗漆_應應_{應答}蠅_力」等語詞，也是各方言或讀洪音韻或讀細音韻，參差不等。從語言系統的外部接觸來看，這兩項白讀層所反映的歷史音韻系統迥然不同，一是上古韻同部不分四等均讀為洪音，二是中古韻 3 等讀為細音，兩者應屬閩地不同歷史來源的相異層次，韻讀語音形式均經過閩地的調整改讀，如表二十五所示，原始閩語根據 Norman（1981），前者經過上一小節所述介音脫落、韻

尾歸併、高元音低化等調整音變，後者則維持 3 等高部介音而帶動元音高化，但同樣發生韻尾歸併。

表二十五 閩語上古層「之脂佳部四等同讀洪音」、南朝江東層「之脂韻同讀細音」的韻讀比較

古漢語		原始閩語	閩南 (泉州)	閩東 (柘榮)	閩北 (石陂)
上古 ¹⁰	之蒸	*əg / *ək / *əŋ	ai/at/an	ai/ɛk/ɛŋ	e/e/aiŋ
	佳耕	*ig / *ik / *iŋ			
	脂真	*id / *it / *in			
南朝	之脂	*jei/*jen/*jet	i/it/in	i/ik/iŋ	i/i/eiŋ
	真蒸	*jəŋ/*jək			

據此來看 1 等哈韻、登德韻的特殊細音韻讀，如表二十六，音韻結構上該韻讀維持上古之蒸部 1、3 等同讀關係，但卻讀為細音韻，而該細音韻讀呈現以 3 等韻語詞為主的分布狀況，1 等語詞較為零星，甚至多有不等對應的情形，例如表二十三「來等得藤肯」等語詞在各方言洪細韻讀參差。相應於此，3、4 等支韻、清昔韻、青錫韻也有相同細音韻讀表現，音韻結構上維持上古佳耕部與之蒸、脂真密切的同讀關係，並且陽、入聲韻一樣變讀為舌尖韻尾。

表二十六 閩語 1 等哈韻、登德韻、3、4 等支清青韻的特殊韻讀

上古韻部	之蒸	之蒸	脂真	佳耕
上古層	*əi / *ət / *ən	*əi / *ət / *ən	*əi / *ət / *ən	*əi / *ət / *ən
中古韻	哈、登德 (1 等)	之、蒸職 (3 等)	脂、真質 (3 等)	支、清昔、 青錫 (3、4 等)
南朝江東層	【*i / *it / *in】	*i / *it / *in	*i / *it / *in	【*i / *it / *in】

本文認為對於 3 等之脂、真蒸韻來說，^oəi ^oət ^oən 為上古層，*i / *it / *in 為南朝江東層；但對於 1 等哈韻、登德韻，3、4 等支韻、清昔韻、青錫韻來說，*i / *it / *in 應屬語言系統內部層次競爭而帶動相關韻讀發生類推式的擴散變異。以表二十七為例進行說明：同為上古之蒸部、中古之蒸韻的「使值塍_田 / 治_殺力應_{應答} / 市直承_接」等語詞，以及同為上古脂真部、中古脂真韻的「師_師齊_節 / 利_{銳利}漆_{賺取} / 死_死七身」等語詞，

10 上古漢語擬音根據李方桂 (1998)；南朝韻部擬音根據何大安 (1981)。

發生上古層與南朝江東層的韻讀競爭，「使值_腭」及「師_節齊_節牽」由上古層的洪音韻讀取勝，「市直_接」及「死七身」由來自南朝江東層的細音韻讀取勝，形成層次疊加；而「治_殺力應_{應答}」及「利_{銳利}漆趁_{賺取}」等語詞則是各方言取勝的層次不盡相同（參見表二十三），形成不等對應。

表二十七 閩語1等哈韻、登德韻、3、4等支清青韻的特殊韻讀II

詞例	菜賊層	使值 _腭	師 _節 齊 _節 牽	塢 _{女婿} 踢 _踢 蝗
上古層	*əi / *ət / *ən	*əi / *ət / *ən	*əi / *ət / *ən	*əi / *ət / *ən
競爭變異	來等	治 _殺 力應 _{應答}	利 _{銳利} 漆趁 _{賺取}	筵（筵）
南朝江東層	(*i / *it / *in)	*i / *it / *in	*i / *it / *in	(*i / *it / *in)
詞例	（苔得藤）	市直 _接	死七身	（枝脊清 _冷 ）

這些不等對應的詞例證明兩項層次確實發生深度競爭，且競爭變異方向為細音韻讀（*i / *it / *in）大量取代洪音韻讀（*əi / *ət / *ən），因而今日3等之脂、真蒸韻語詞均以細音韻讀為最多數讀法。本文認為發生在3等之脂、真蒸韻的層次競爭，帶動音系內部發生「*əi / *ət / *ən > *i / *it / *in」的類推式擴散變異，如表二十八所示：一方面導致原來不應讀為細音韻讀的1等哈韻、登德韻也有若干語詞例外讀為*i / *it / *in，例如「苔得藤 / 來等」，其中「來等」在閩南仍讀為洪音韻、在閩東則變讀為細音韻；另一方面也導致原來不讀同之脂韻的支韻、以及不讀為舌尖韻尾的清昔韻、青錫韻有若干語詞例外讀為*i / *it / *in，例如「枝脊清_冷 / 筵」，其中「筵」在閩南、閩東仍讀為洪音韻，在閩北則變讀為細音韻。

表二十八 閩語1等哈韻、登德韻、3、4等支清青韻的類推變異

		上古層	南朝江東層	古閩語
之蒸部1等	哈登韻	*əi / *ət / *ən	(*əi / *ət / *ən)	類推變異：【*əi > *i】
之蒸部3等	之蒸韻		*i / *it / *in	層次競爭：【*əi ~ *i，*i取勝】
脂真部3等	脂真韻		*i / *it / *in	層次競爭：【*əi ~ *i，*i取勝】
佳耕部3、4等	支清青韻		(*ie / *iaŋ / *iak)	類推變異：【*əi > *i】

據此，對於1等哈韻、登德韻、3、4等支韻、清昔韻、青錫韻來說，*i / *it / *in並非直接來自語言系統外部疊加的層次，其在音韻結構上反映的是上古層「古之脂佳、古蒸真耕同讀」的閩地音韻獨特性，但在韻讀表現上則受到南朝江東層將3等之脂韻、真蒸韻讀為細音韻的連帶影響，

本文將之歸為過渡層次，乃經歷語言系統內外複雜變異所形成的特殊韻讀。

2. 古脂真部、古祭元部的兩個異讀層次

以上古韻部為歷史參照，古脂真部具有兩項白讀層：一是「古之脂佳、蒸真耕四等同讀洪音」的層次（參見表七），二是「古脂微祭、真文元四等同讀合口韻」的層次（參見第三節）；古祭元部也是具有兩項白讀層：一是「古歌祭元相應四等同讀細音」的層次（參見表七），二也是「古脂微祭、真文元四等同讀合口韻」的層次（參見第三節）。極少有語詞同時具有該兩項異讀，但若著眼於相同歷史來源的語詞分讀如表二十九：同為舌齒音聲母、同為上古脂真部、中古齊屑真韻的「臍梯／節屑／呻伸」等語詞，「臍節呻」讀為洪音開口韻，「梯屑伸」讀為合口韻，其中「梯」在閩南讀為合口韻（t^hui1）、閩東則讀為洪音開口韻（t^hai1），由此可見兩種韻讀應為相異層次。

表二十九 閩語上古層「之脂佳部四等同讀洪音」、「脂微祭部四等同讀合口」的層次異讀

脂真部	之脂佳、蒸真耕 四等同讀洪音	臍tsai5 (梯 _{閩東} t ^h ai1)	節tsat4	呻 ts ^h an1
	脂微祭、真文元 四等同讀合口	梯t ^h ui1	屑sut4	伸ts ^h un1

表三十 閩語上古層「歌祭元部四等同讀細音」、「脂微祭部四等同讀合口」的層次異讀

祭元部	獺t ^h uaʔ4 (t ^h iaʔ4)	鱔ts ^h uā7 (ts ^h iaŋ7)	件kiā7 (kiaŋ7)	線suā3 (siaŋ3)	(泉tsuā5) (siaŋ5)
	山1開曷韻	山3開仙韻	山3開仙韻	山3開仙韻	(山3合仙韻)
	脫t ^h ut4 (luk4)	船tsun5 (suŋ5)	拳kun5 (kuŋ5)	(顫tsun3)	(前tsun5)
	山1合末韻	山3合仙韻	山3合仙韻	(山3開先韻)	(山4開先韻)

此外，同為上古祭元部、中古山攝的「獺脫／鱔船／件拳／線顫／泉前」等語詞，「獺鱔件線泉」讀為細音韻（閩南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 ua/

uaʔ/ua) , 「脫船拳顫前」讀為合口韻。大致看來, 同讀細音韻者多數分布在中古開口韻, 同讀合口韻者多數分布在中古合口韻, 兩項異讀似乎是古音開合口語音條件影響下的韻讀分化; 然而, 中古合口韻語詞「泉」在閩語各地嚴整讀為細音韻 (tsuã5-siaŋ5-tsyiŋ3), 而中古開口韻語詞「顫前」又在閩南讀為合口韻, 這三項詞例透露古祭元部的兩項異讀不見得是開合口條件下的分化韻讀, 恐怕應是不同歷史來源的相異層次。

從語言系統的外部接觸來看, 古脂真部、古祭元部的兩項白讀所反映的歷史音韻系統迥然不同: 一是上古韻同部不分四等均讀為洪音或細音, 音韻分合關係為「古之脂佳、蒸真耕同讀」及「古歌祭元相應」; 二是上古韻同部不分四等均讀為合口韻, 音韻分合關係為「古脂微祭、真文元同讀」。兩者應屬閩地不同歷史來源的相異層次, 韻讀語音形式亦經過閩地的調整改讀, 如表三十一所示, 原始閩語主要根據 Norman (1981):¹¹「古之脂佳、蒸真耕同讀」經過上一小節所述介音脫落、韻尾歸併、高元音低化等調整音變; 「古歌祭元相應」則在上古漢語歌祭元三部本即包含相異韻腹 (*-a-、*-ia-、*-ua-) 的基礎之上,¹² 調整為一律讀為帶有前高介音的複合元音。本文認為「古之脂佳、蒸真耕同讀」及「古歌祭元相應」的歷史層次, 乃閩語在上古漢語的音韻基礎之上, 受到非漢語底層音韻干擾而發生調整音變, 其中高元音低化、舌根韻尾歸併舌尖韻尾成為閩地獨特的音韻習性。

表三十一 閩語上古層「之脂佳同讀洪音」、「歌祭元同讀細音」、「脂微祭同讀合口」的韻讀比較

古漢語			原始閩語	閩南 (泉州)	閩東 (柘榮)	閩北 (石陂)
上古	脂真	*id / *it / *in	*əi / *ət / *ən	ai/at/an	ai/ɛk/ɛŋ	e/e/aiŋ
			*ui/*ut/*un	ui/ut/un	ui/uk/uŋ	y/y/yiŋ
上古	祭元	*ad / *at / *an	*iai / *iat / *ian	ia /iaʔ/iã (ua /uaʔ/uã)	ia/iak/iaŋ	ye/ye/yiŋ
			*ui/*ut/*un	ui/ut/un	ui/uk/uŋ	y/y/yiŋ

11 Norman (1981) 比較分析的結果與本文略有不同, 請參見 3.2 節說明。

12 古歌祭元三部可能本即包含相異的韻腹表現 (*-a-、*-ia-、*-ua-), 形成後來等第、開合的不同: 構擬為複合元音 *ia 者, 乃用以分辨 4 等韻, 以及刪鑄與山黠兩個 2 等韻, 而構擬為複合元音 *ua 者, 乃用以區辨舌齒聲母的合口字。

相對於此，「古脂微祭、真文元同讀合口韻」的歷史層次卻呈現相反的音變趨向：古祭元部的低元音高化、舌尖韻尾保持獨立而舌根韻尾不與之混同，由此可見該層次的歷史來源應與前者相異。

謝榮娥（2007）分析秦漢時期楚方言區能反映語音的文獻資料，發現秦及西漢時期《淮南子》及《新語》韻語中脂微合韻多為脂部脂韻字與微部字通押，還有幾例為脂部齊韻字與微部字相押，故此推斷當時楚方言區裡，脂部脂韻字與齊韻字有著共同的發展趨向，即向微部字靠攏。相對於此，秦及西漢時期非楚地文獻顯示脂微兩部雖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但沒有合併；然而，到了東漢時期脂微兩部的關係發生較大的變化，大量脂部脂韻字歸入微部，脂微之間的界限不再清晰，而脂微合韻表現為脂部齊韻字與微部字相押。通過韻離合指數的計算，謝文認為此時楚方言文獻中脂部與微部已發生了合併，脂部脂韻字與本部其他韻字相押數遠遠低於脂部脂韻字與微部字相押的數量，這是不同於西漢時期的語音現象。相應於此，閩語陰聲韻所表現古脂微同讀的關鍵語詞，正是古脂部脂韻語詞「水、屁」與齊韻語詞「梯」同讀微部韻讀（*ui）；據此來看，閩語陰聲韻古脂微同讀的歷史層次，當與秦漢以後楚地方音的接觸有密切關係。不過，古脂祭入聲韻相應同讀微部入聲者（*ut），在楚地音韻文獻中較缺乏充分的例證與分析討論，本文暫時依據結構系統性而將之歸為同一歷史層次來源。

至於陽聲韻真、文、元三部的往來關係，羅常培、周祖謨（1958: 30）認為《詩經》脂微、質術、真文六部，到了兩漢時期合併為脂、質、真三部；李方桂（1998: 64-65、67）進一步提出脂真部到了漢代 *-i- 元音乃裂化為複合元音 iě-，遂與微、文部混而不分。羅常培、周祖謨（1958）除了把兩漢時期的「真文」合為一部，並認為真文部與元部具音近關係。魏鴻鈞、李存智（2014）將周秦兩漢詩歌用韻分為四期：（1）周朝之初至春秋之末的《詩經》用韻、（2）戰國之初至秦朝之末的《楚辭》屈宋作品用韻、（3）西漢詩人用韻、（4）東漢詩人用韻，再加入比較（5）三國詩歌用韻；運用算數統計方法分別計算各時期真、文、元三部的合韻情形，發現《詩經》用韻真、文、元三部幾乎不相押，自《楚辭》屈宋以降合韻比例明顯上升，包括真文合韻、真元合韻、文元合韻、真文

元合韻，出現比例甚至要比先前學者所謂楚方音「東陽、之幽、侯魚、真耕」等合韻表現（董同龢 1938）更具特色，其中真文元合韻出現時代落在東漢、三國。據此，本文認為對古脂真部、古祭元部來說，「古脂微祭、真文元同讀合口韻」的韻讀極可能來自受到楚地方音影響的稍晚層次，該層次系統也是較接近上古音韻部架構，但跟古閩越語底層干擾所形成的獨特韻讀乃反映截然不同的音韻分合關係；從歷史材料來看，該層次反映的是兩漢以後的楚地音韻，其接觸影響閩語的歷史時間可能更晚；從層次互動關係來看，楚地方音層的影響程度並不大，「古脂微祭、真文元同讀合口韻」的韻讀僅固著於少數語詞，且該層次受到閩地本地韻讀強勢取勝的影響，導致音讀發生特殊的類推性擴散變異（參見下節討論）。

3. 古真文元同讀的多重異讀

如第三節所辨析（參見表十二），閩語反映古真文元同讀關係的韻讀分為兩類：一是合口性韻讀（*un）；二是齊齒性韻讀（*in）。上古文部語詞讀為 *un 者無法與中古 3 等諄文韻普遍讀為 un 的晚期層次區分，但有若干後來進入真韻的古文部語詞如「韌忍」，反映古文部即有 *un 韻讀；而古文部語詞讀為 *in 者不多，唯「先」在閩南、閩東有讀為 *in 的特殊韻讀。上古真部語詞讀為 *in 者無法與中古 3 等真韻普遍讀為 in 的晚期層次區分，但有若干後來進入山攝的古真部語詞如「眩眠憐」，反映古真部即有 *in 韻讀，而古真部語詞讀為 *un 者如「伸塵陣」則趨近古文部。

古真文部同讀為 un 或 in 在語音變化上比較容易解釋；需要詳細討論的是古元部語詞讀為 un 或 in 的特殊韻讀，如「潘米湯底旋去聲船白讀拳顫前前年」及「面絹」。魏鴻鈞、李存智（2014）認為真、文部之所以能與元部合韻在音理上應是真、文部產生低元音 a 韻腹（複化或低化）；但閩語真文元同讀的語音表現卻恰好相反，乃元部語詞讀為高化的 un 或 in。本文嘗試由語言系統內部層次接觸競爭來提出音變動因解釋，如表三十二所示：假設古真、文部在楚地因發生複化或低化而產生低元音 a 韻腹，遂與元部經常有合韻關係，該層次進入閩地後與其他白讀層次疊加競爭，且受到閩地本地層次強勢取勝影響，帶動相關韻讀發生類推性擴散變異：

(1) 古真部語詞在閩地白讀層韻讀爲 *ən 或 *in，楚地方音層受到該強勢韻讀的競爭替代（甲、乙），帶動同層共讀的古文、元部語詞發生「*an > *ən」、「*an > *in」的類推變異，因此古文、元部有少數語詞讀爲 *in（先 / 面絹），也有少數語詞另讀爲 *ən（限閩 / 辦慢前）；¹³ (2) 古文部語詞在閩地白讀層韻讀爲 *un，楚地方音層的古文部語詞受到該韻讀的強勢替代（丙），帶動同層共讀的古真、元部發生「*an > *un」的類推變異，因此古真、元部有部分語詞讀爲 *un（塵陣伸 / 潘船拳）；(3) 古元部語詞在閩地白讀層韻讀爲 *ian 或 *an，楚地方音層的古元部語詞因韻讀表現與閩地本地低元音讀法大致相同，遂未因層次競爭而帶動同層共讀的古真、文部語詞類推讀爲 *ian。

表三十二 閩語古真文元同讀的類推變異

	閩地白讀層	楚地方音層	古閩語
古真部	*ən/*in	(**in >)*(i)an	(甲)層次競爭：【*ən ~ *an，*ən取勝】 (乙)層次競爭：【*in ~ *an，*in取勝】 (丙)類推變異：【*an > *un】（塵陣伸）
古文部	*un	(**ən >)*an	(丙)層次競爭：【*un ~ *an，*un取勝】 (甲)類推變異：【*an > *ən】（限閩） (乙)類推變異：【*an > *in】（先）
古元部	*ian/*an	*an	(甲)類推變異：【*an > *ən】（辦慢前） (乙)類推變異：【*an > *in】（面絹） (丙)類推變異：【*an > *un】（潘船拳）

據此，本文認為古真文元同讀層一方面在歷史音韻分合關係上反映楚地方音合韻特點，應是來自語言系統外部疊加的層次，另一方面在韻讀表現上則受到語言系統內部層次競爭而帶動音讀類推變異，遂造成 *un、*in（少數 *ən）等多重異讀表現。由於表現這類韻讀的語詞較為零星，往往不被視為一個歷史層次來處理，而且古元部語詞韻讀爲 un 或 in 也不容易從自然的語音變化進行解釋；本文乃跨越中古韻攝架構，從上古

13 閩語上古層陽聲韻有「古蒸真耕四等同讀洪音（*ən）」的韻讀表現，閩南、閩東、閩北韻讀對應規則為 an-eŋ-aŋ；除了古蒸真耕三部語詞，也有若干古文元部語詞具有此類韻讀，以閩南方言例，例如「限（an7）、前（tsan5）」，本文認為此亦層次競爭引發類推性擴散變異所導致的特殊韻讀。

陰、陽、入聲韻緊密相應的系統性著眼，彙整出較為完整的層次面貌與音韻特點，再嘗試從層次接觸的觀點提出特殊音變的解釋。

古楚地方音除了真文元合韻，「東陽合韻」更是爲人所知的音韻特點（董同龢 1938；羅常培、周祖謨 1958）。根據謝榮娥（2009）的統計結果，戰國時期《老子》一書東陽相通較多，「屈莊宋」韻語也不乏其例；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韻語中東陽合韻相當突出；《淮南子》及東漢楚方言區文人韻語中東陽合韻現象亦十分顯著；由此可見，從戰國一直到兩漢時期，楚方言區韻語中東陽關係極為密切。閩語若有來自楚地方音的層次疊加，理應也有「東陽合韻」的表現。楊秀芳（2016）討論穿著義動詞「上」在閩語的韻讀反映，指出閩南方言有若干中古宕攝 3 等韻例詞讀爲 -iŋ，例如「晷_時」讀爲「hiŋ3」、「掌_甲」讀爲「tsiŋ2」、「框」讀爲「k^hiŋ1」、「往_年」讀爲「iŋ2」等；相應於此，閩東福清方言宕攝 3 等韻也有少數例詞讀爲 -yŋ，例如表穿著義的「上_衫」在連讀條件下讀爲本韻「syŋ」，箇讀時則讀爲變韻「søŋ」，又稱呼男性爲「丈夫（tyŋ7 muo1）」，「丈」讀爲 tyŋ7。這些中古宕攝 3 等語詞在閩南韻讀爲 -iŋ、閩東韻讀爲 -yŋ，乃讀同通攝 3 等語詞的規則韻讀，如表三十三所示：

表三十三 中古通攝3等語詞在閩南、閩東的韻讀對應關係

	鐘	寵	宮	胸
福清	tsyŋ1	t ^h yŋ2	kyŋ1	hyŋ1
廈門	tsiŋ1	t ^h iŋ2	kiŋ1	hiŋ1

從歷史音韻關係來看，此即反映「東陽合韻」的音韻特點；但在音讀表現上，一般認爲東部之所以能與陽部合韻，音理上應是東部發生複化或低化而產生低元音 a 韻腹（李方桂 1998: 31、73）；但閩語東陽同讀的語音表現卻是恰好相反，乃陽部語詞讀爲高化的 iŋ/yŋ。運用前述層次接觸競爭引發類推變異的音變機制，同樣可以給予合理的解釋，如表三十四所示：假設古東部在楚地因發生複化或低化而產生低元音 a 韻腹，遂與陽部經常有合韻關係，該層次進入閩地後受到本地層韻讀強勢替代影響，帶動相關韻讀發生類推變異：古東部語詞在閩地白讀層韻讀爲 *əŋ 或 *iŋ，楚地方音層受到該強勢韻讀的競爭替代，帶動同層共讀的古陽部

語詞發生「*aŋ > *əŋ」、「*aŋ > *iŋ」的類推變異，因此古陽部有少數語詞讀爲 *iŋ（上掌框），也有零星語詞另讀爲 *əŋ（閩東：莒孃相）。¹⁴

表三十四 閩語古東陽同讀的類推變異

	閩地白讀層 (東中同讀)	楚地方音層 (東陽同讀)	古閩語
古東部	*əŋ/*iŋ	(**uŋ>)*(u)aŋ	(甲)層次競爭：【*əŋ ~ *aŋ，*əŋ取勝】 (乙)層次競爭：【*iŋ ~ *aŋ，*iŋ取勝】
古陽部	*aŋ	*aŋ	(甲)類推變異：【*aŋ > *əŋ】（莒孃相） (乙)類推變異：【*aŋ > *iŋ】（上掌框）

此種因層次競爭所引發的類推性擴散變異，並非語言系統內部的自然音變，而是涉及原來相異的音韻系統疊置在同一語言內所必然發生的競爭與重整，以往歷史音韻研究總將「層次」與「音變」嚴格區別討論，但本文藉由對閩東、閩北方言泰韻層次競爭的觀察與分析，提出層次競爭可以帶動音韻系統發生類推變異，從而造成表層的不規則音讀；運用這樣的音變機制，我們嘗試爲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複雜表現提出合理的推論與解釋。

五、結 論

本文在先前閩語韻讀層次的研究基礎之上，專就「上古層」更深入辨析該層次「異部多重同讀」的現象，並且藉由語言接觸過程中形成層次的機制與演變方式，分別從語言系統外部移借與干擾、語言系統內部層次競爭與結構重整兩種角度切入析論此類複雜現象的成因與音韻不規則變異。重要結論如下：

1. 本文辨析閩語上古層有一類反映「古脂微祭同讀、古真文元同讀」的合口韻讀（對應規則 17-20）。該韻讀顯然超越中古韻攝，其所反映的是上古脂微祭、真文元異部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並具有不分開合、

14 如表七所示，閩語上古層陽聲韻有「古中東四等同讀洪音（*əŋ）」的韻讀表現，閩南、閩東、閩北韻讀對應規則爲 aŋ-əŋ-əŋ；閩東方言古陽部語詞有若干讀同東部 -əŋ 者，例如「莒莒蒲（ts^həŋ1）孃諸孃（nəŋ5）相相罵（səŋ5）」。

不限等第、陰陽入緊密相應等重要結構特點。

2. 本文辨析閩語另有一項古之脂佳、古蒸真耕同讀細音韻的過渡層次，對於古之蒸 1 等語詞及古佳耕部來說，該韻讀並非直接來自語言系統外部疊加的層次，其在音韻結構上反映的是上古層「古之脂佳、古蒸真耕同讀」的閩地音韻獨特性，但在韻讀表現上則受到南朝江東層將 3 等之脂韻、真蒸韻讀為細音韻的連帶影響，本文將之歸為過渡層次，乃經歷語言系統內外複雜變異所形成的特殊韻讀。
3. 對古脂真部、古祭元部來說，「古脂微祭、真文元同讀合口韻」的韻讀極可能來自受到楚地方音影響的稍晚層次，其音變趨向與所反映的音韻分合關係迥然異於「古之脂佳、古蒸真耕同讀洪音韻」、「古歌祭元相應讀為細音韻」的歷史層次。
4. 閩語古真文元同讀層具有多項韻讀，一方面在歷史音韻分合關係上反映楚地方音合韻特點，另一方面在韻讀表現上則受到語言系統內部層次競爭而帶動類推性擴散變異，遂造成 *un、*in（少數 *ɔn）等多重異讀表現。

引用書目

- 王洪君 1992 〈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收入丁邦新主編，2007，《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頁 36-80。
- 王福堂 2003 〈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收入丁邦新主編，2007，《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頁 1-21。
- 古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 《古田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07 〈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 (2007.12): 263-292。
- 吳瑞文 2009 〈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0.2(2009.4): 205-237。
- 吳瑞文 2010 〈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11.2(2010.4): 297-334。
- 吳瑞文 2012 〈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中國語言學集刊》

6.1: 177-238。

- 吳瑞文 2014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東方語言學》第十四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60-80。
- 吳瑞文 2017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聲韻論叢》第 19 輯，臺北：學生書局，頁 63-112。
- 李方桂 1998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杜佳倫 2014a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
- 杜佳倫 2014b 〈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層次分析〉，《文與哲》25(2014.12): 329-376。
- 林倫倫 1996 《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主編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建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建甌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日)秋谷裕幸 2004 〈福建石陂方言音系〉，《方言》1(2004.2): 76-91。
- (日)秋谷裕幸 2008 《閩東語福寧方言群的調查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日本：科學研究(B)〔海外〕，研究期間：2005 年 4 月至 2008 年 3 月。
- (日)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 《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日)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 〈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收入《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77-334。
- 徐心希 2002 〈從閩越族的漢化看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往與融合〉，收入《閩越文化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頁 368-379。
- 徐芳敏 2002 〈古代福建、江西的交流接觸及古閩方言、楚方言的關係〉，收入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頁 149-172。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3(1993.10): 199-217。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 梅祖麟 2001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2001.1): 1-15。
- 梅祖麟、楊秀芳 1995 〈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1(1995.3): 1-21。
- 陳忠敏 2003 〈吳語及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收入《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1-55。
- 陳忠敏 2006 〈論閩南話齊韻的讀音層次〉，收入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

- 祥福主編《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785-800。
- 陳忠敏 2013 〈也談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收入《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3-69。
- 陳保亞 1996 《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北京：語文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黃啟權 2002 〈閩越國的興衰〉，收入《閩越文化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頁 28-35。
-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收錄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頁 823-849。
- 楊秀芳 2014 〈古籍與方言所見「揭」的形態變化〉，《東海中文學報》28(2014.12): 203-226。
- 楊秀芳 2016 〈論「穿著」義動詞「上」及其在閩語的反映〉，《臺大中文學報》54(2016.9): 1-58。
- 董同龢 1938 〈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韻說」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收入丁邦新編（1974）《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臺北：食貨出版社，頁 1-12。
- 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編 2002 《閩越文化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 鄭國珍 2002 〈閩越文字考〉，收錄於《閩越文化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頁 260-272。
- 謝榮娥 2007 〈秦漢楚方言區文獻中的脂部與微部〉，《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3: 31-34。
- 謝榮娥 2009 〈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中的東部與冬部〉，《武漢大學學報》62.6(2009.11): 753-757。
- 謝榮娥 2016 〈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楚方言區域變遷〉，《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8.2(2016.3): 180-184。
- 魏鴻鈞 2016 〈兩漢詩人用韻的數理統計分析〉，《語言研究》36.2(2016.4): 16-43。
- 魏鴻鈞、李存智 2014 〈上古「舌尖鼻音韻尾」各部之合韻分析〉，《成大中文學報》46(2014.9): 33-68。
- 羅常培、周祖謨 1958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龔煌城 2000 〈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收入龔煌

- 城（2004）《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13-241。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廈英大辭典) Taipei : SMC Publishing Inc. (1990)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4: 268-273.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收入《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35-73。
- Thomason, Sarah Grey & Kaufman, Terrence.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scussion on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Identical Finals in Min but from different Rhymes of the Archaic Chinese

TU Chia-lu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identical finals in Min but from different rhymes of the Archaic Chinese. I use the method of strata analysis to differentiate this kind of irregular finals, and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variations resulted from language contact.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identical finals in Min of the archaic rime categories “Zhi, Wei, Ji 脂微祭” and “Zhen, Wen, Yuan 真文元”, which show the critical structural features of not distinguishing the Qieyun Grades and both from the rounded and unrounded types of Yunjing, represent the strata resulted from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the the Archaic Min dialect and the Chu dialect afte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2) There is another transitional strata which has the identical finals of the front-high vowels of the archaic rime categories “Zhi, Zhi, Jia 之脂佳” and “Zheng, Zhen, Geng 蒸真耕”. Such irregular finals may resulted from the analogical variation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different stratum. (3) The identical finals of the archaic rime categories “Zhen, Wen, Yuan 真文元”, which contain *un and *in, are also due to the analogical variation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different stratum.

Keywords: Min, the identical finals from different rhymes, analysis of strata, variation resulted from competition.

* Tu Chia-lu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